

有没有女主是妖艳贱货，男主清心寡欲一本正经的小说推荐？

我是太后，然而我的上面还有个摄政王。

最可气的是，我每次试图引诱他，都会被残忍拒绝。

这个男人，他没有心。

《太后攻略》，已完结。

我进宫那年，只有十四岁。

雍王江景寒奉旨前来迎亲。十里红妆，一顶花轿，将我抬到了他皇兄床边。

而现在，我笑意盈盈，葱白指尖裹着丝帕，搭在江景寒喉结上轻点了两下，吐气如兰。

「王爷也太不仔细了，酒都淌进了衣裳里，若是受了凉妾身罪过可就大了。」

说着，我单手伏在他肩上，准备再近一步。

嘭的一声，我结结实实砸在地上。

江景寒这混蛋竟然往旁边一闪，故意害我跌倒，他眼里分明是戏谑。

我压住火气，就趴地上，朝他伸出一只手，软绵绵撒娇，「啊呀，妾身摔倒了，王爷不扶一扶吗？」

我望着他，眨眨眼。我清楚自己的优势——我这双眼睛尤其漂亮。

呃，江景寒.....江景寒是真的狗，一动不动，就那么坐着，睁着他那双桃花眼，继续看我表演。

手伸久了也挺麻。

我放下手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撑起身子就往他身上凑。

我头枕在江景寒腿上，仰面朝他笑得一脸无害。

湖心小筑，一男一女坐于席上，怎么看怎么有情调。

氛围很棒棒。

「德妃娘娘在本王面前自称妾身，本王可不敢当。」



江景寒嘴上说得好听，行动上却不推不就，任我摆布。

得了便宜还卖乖。

我想打死他，但我摸了摸他的腰，不愧是练家子，很精壮。

嗯，我打不过。

我像条蛇一样攀着他的身体缓缓上移，凑到他脖颈边上。

「无论是前朝还是战场，王爷都能叱咤风云。怎么到了妾身这儿，胆子就这么小了呢？」

我暗中观察，江景寒依旧是那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情。

激将法失败。

好烦。

是我魅力不够？还是江景寒万花丛中过，抵抗力过强？或许他喜欢温柔点的。

我将头轻轻靠在他肩上，柔了嗓音，仿佛情人般呢喃：「妾身离家进宫多年。王爷也知道，宫中岁月寂寥难耐，皇上又是那副光景。妾身，其实思慕王爷已久，今日好不容易得见王爷，王爷何苦拒人千里之外呢？」

他喉结上下滚动了下。

推倒我，推倒我。



我心中摇旗呐喊着。

然而，江景寒，尊敬的雍王殿下，一把将我扯开，扔对面坐好，皱着眉头。

「傅如清，你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家上哪儿学的这些，嗯？」

江景寒看了看我有些凌乱的衣裳，抬手将我的衣襟往里扯了扯。

「你以为你是冷宫怨妇？一口一句妾身寂寞，到底知不知道羞字该如何写？」

我心烦得很。初春的天，要不是打算引诱江景寒，我才不愿意穿得这么清凉。冻得人半条命没了，计划也宣告失败。

江景寒一副老夫子模样，做给谁看呢？

谁爱看谁看，反正我没耐心。

我一把拍开江景寒的手，面上再没半点儿烟视媚行。刚想硬气点回敬他，又想到自己的生死大事，只好作罢。

我堆起笑，双手捧着江景寒的手，抚一抚，轻轻给他老人家放在膝上。

我站起来，盈盈一拜。

「雍王教训的是，是如清妄念，惹恼了王爷。王爷即是看不上如清，如清这就告退，回宫面壁思过。」

我抬起手绢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，转身离开。

出师不利，从长计议。

转过身，我瞬间变脸，眼底都是冰冷。

江景寒，总有一天，我傅如清要你哭着求我。

哼。

2

当年迎亲，江景寒为什么是将我送到床边，而不是床上？

因为皇帝陛下他病得起不了身。

他娶我，只是出于政治目的，至于其他，皇帝没那份心，有那份心也是白搭，身体不给力。

新婚之夜，我守着病恹恹的老皇帝坐了一夜。

老皇帝是江景寒的哥哥，比他大了整整三十岁。

不得不说，他俩的老爹是真能生，战斗力极强。

然而老皇帝并没遗传到他爹的好身体，这五年一直卧病在床，偶尔指点下江山。我刚进宫那两年，他还能上朝，后来江河日下，朝堂也渐渐为朝臣把控，江景寒就是权臣里最得势的一支。



五年前，江景寒势力尚未似今日这般猖獗，封号也还不是雍王，而是豫阳王。

而我爹，是镇北大将军傅雄，跟江景寒不太对付。

我回到宫里，气得喝了三大杯凉茶败火，我现在跟江景寒也不对付，非常不对付。春兰给我拍拍背顺气。

王嬷嬷拿着厚衣裳进来，看我怒气冲冲的模样，猜到结果不尽人意。

我脱了外衣，对镜子左照右照，越看越觉着身上的赤色鸳鸯肚兜刺眼，抬手扯了扔一边，跑床上颓废地趴着。

「春兰，小姐这是怎么了？」

王嬷嬷慌忙关上门，跑到我身旁。她是我的奶娘，从小照顾我。春兰和她都是我进宫时从将军府带来的人。

「出师不利。」

春兰叹气，拿了件我平时爱穿的浅色肚兜递给我。

「我是变丑了吗？」

我坐起来，拿起小镜子。我靠这张脸，打小混吃混喝从不失手，进宫前多的是京城贵族同我爹娘套近乎，想定下亲事。据春兰说，我哥暗地里揍过不少偷偷窥伺我的臭小子。

勾引不到江景寒，深深挫伤了我的自尊。

「怎么会。小姐从小就跟个瓷娃娃一样漂亮，前些年刚进宫还像个孩子，这几年长开了，明艳动人，跟丑可没半点关系。宫里没一个女人比小姐好看。」

王嬷嬷对我有母爱情节，我很难相信她的话。

「小姐，你用不着多心。雍王那种人说不定就喜欢庸脂俗粉，况且怎么说你也是当今圣上的德妃。泡自己嫂子，他不见得有这个胆量。」

「他都不敢，普天之下我能指望谁？」

王嬷嬷和春兰面面相觑，默不作声。

还是得靠自己。

我爬起来，穿了里衣，又挑了件华服，准备参加今天的晚宴。我对着镜子细致妆点，方才引诱江景寒，我妆容淡雅，楚楚可怜。此时我将妆面颜色加重，配上严肃的表情，则明艳而不失端庄。

梳妆好，渐黄昏。

万事齐全，到了春宴那边，天已黑沉。

迈着柔缓的莲步，我余光瞥到一众皇族打量我的眼神。

我喜欢他们惊艳的目光，但我厌恶他们眼中的同情。

我若无其事，顺从地拜见了皇后，同各宫姐妹寒暄几句。

我是宫里年纪最小的妃嫔，但位阶不低，除了皇后，便是贤良淑德四妃，我是其一。和她们在一起久了，我都快忘了自己的年纪，只觉得岁月漫长而无趣。

我端好德妃的正经架子，入席。眼神微微瞥了一下，江景寒一身金线玄衣，位置仅在皇后之下，连太子都不敢逾越了他。

不巧，他也瞥了一眼过来。

我施施然微笑点头，继而收回眼神，看台上舞女们的表演，全然一副庄重做派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丝毫没有白日在湖心小筑的轻佻。

江景寒看了我片刻，落眼于他手里的酒杯。

每隔三年，皇后都会组织一场春宴，让京城和附近的皇族中人进宫来沟通沟通感情，所以我才得到机会接近江景寒。

这种宴会，若是没有亲朋好友聊聊天，就乏味得很。我向来都是礼数做足，之后能溜就溜。前半场开完后，后面渐渐松散，我就趁这机会离席，去后花园换换气。

「德妃娘娘吉祥。」

七皇子江明承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。我转过身，十四岁的少年，才到我鼻尖高。江明承生母是个宫女，因为貌美而偶然获宠，但红颜薄命，早已辞世。

我进宫那年，江明承被过继给了柔妃。

江明承继承了生母的好颜色，男生女相。柔妃出身于书香世家，将他教养得温润如玉。

「你母妃今日没来，可是身子欠佳？」

我和蔼亲切询问。我自进宫来就打听了各方情况，有意无意与各宫交好。江明承那时候才九岁，同我庶弟一般大，我平时会带些男孩子喜欢的小东西给他。我同他关系不错。

「承蒙德娘娘关照，我母妃是老毛病，不碍事。乍暖还寒，多多保养就好。」

我同江明承聊了几句，他便告退，去前边儿见见其他人。

我望着江明承的背影，疯狂的想法冉冉升起。

江明承，年岁小，羽翼未丰，对我也有雏鸟之情。

多好的一枚棋子。

「德妃娘娘当真可怕，连个小孩子都不放过。」

正当我思忖入神，江景寒的声音响起。

「雍王殿下安。」我淡定转身问好，「这御花园是不够大吗？大家都能在这方小小天地遇上，真是巧了。」

江景寒径直朝我走来，单手一伸，搂住我的腰。他个子高，将我带得垫脚前倾了下。

「放肆。」

我被他的举动惊了下，环顾四下，无人。也是，他既然敢来，又有谁敢在这里碍事。

「放肆？这难道不是德妃你所期望的？怎么，在本王这边碰了钉子，饥不择食，连江明承这黄毛小儿都看得上？」

江景寒说话间仿佛咬牙切齿，我想，必定是我的错觉。

「雍王说笑了，本宫只是关心下七皇子和柔妃的情况。不信谣，不传谣，是宫里人共同的美德。再说了，即使我有什么想法也正常。不怕实话告诉你，逼急了，我傅如清什么都做得出来。」

我笑得落落大方。

「傅如清，我反悔了。」

江景寒凑到我耳畔，灼热的呼吸几乎将我烫伤。

「哦？」

我心跳得极快，却故作镇定。

「你要的我会给你，我要的呢？」

江景寒节骨分明的手从我的脸庞滑到衣襟。

「现在，你敢不敢？」



啥？我惊呆了。这人神经病吧。

白天装得一派正经，仿佛我是个妖精。现在居然尺度这么大？

我攥住衣襟，算是知晓了古往今来的真谛。

果然，人之初，性本贱。

我挣开江景寒的桎梏，语音带笑。

「王爷先做到了，再说。」

3

次日，我带着王嬷嬷和春兰去柔妃宫里探望她。

柔妃四十来岁，当年也曾凭借好脸一张，纤腰一束，获得盛宠。她生得美，性格也很讨皇帝喜欢，尽管跟宫里其他人相比家世平平，她依然在宫里平步青云。

本来，德妃之位是归她的，不料半路杀出个我来。

我家世煊赫，老皇帝半截身子入土的人，将我弄入宫，再不给个高位分，那就叫欺人太甚，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。

柔妃子母缘稀薄，膝下无子，皇帝把江明承送到她宫里，多少是出于愧疚，想补偿补偿她。

我到了柔妃宫中，她岁数和我娘差不多，却要给我行礼。我免了她的礼，让她随意些，只当我是个寻常妹妹。

说是妹妹，我这年纪当她女儿都没问题。

柔妃笑着谢过，暮去朝来颜色故，加上她身子一直不好，看上去越发憔悴。

江明承一直在旁扶着柔妃，是个有孝心的孩子，乖乖的，也不多插话。

我同柔妃闲话家常几句，有关心了下江明承的课业与生活，留下不少好东西，直到快吃午饭才离开。

「那云烟锦是进贡的上好料子，夏天小姐做了衣裙正好看，何苦给了柔妃？她如今也用不上。」

王嬷嬷全心都是为我，一针一线都是好的，什么东西都舍不得送出去。

宫里的人都是看人下菜碟，皇帝一死，宫里这批老人从此谢幕。如今太子正当年，江明承是个孩子，柔妃位分不够高，他们母子宫里连好东西都分不着几件。

「咱们不缺那些，给他们点儿，算不得什么。嬷嬷别小气，咱们将军府，走到哪儿都得大气上档次才成。」

「小姐说的是。」

王嬷嬷有一点好，她为人不拧巴，说她什么不会在心里留个疙瘩。我同她和春兰都是自己人，平日不隔着心思。

但有些话我是没说的，她们二人毕竟手段弱了些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我对柔妃心怀愧疚。

如果江景寒不能如我所愿，或许过几天，我会要这个可怜女人的命。

用她的命，来为我自己铺路。

北方匈奴气势汹汹，是我们岳国最大的威胁。因此四方将军中，镇北大将军兵权最大。我傅家祖先为开朝元勋，但有功之臣，权势滔天，就是原罪。我爹和哥哥尽管保家卫国，忠心不二，依然免不了被猜忌提防。

帝王之心，历代皆如此。

父兄都在塞北边境，家里上百口人，我得尽力多替他们谋划。

权贵人家，阶下之囚，有时候，只是一夕之间罢了。

从小到大，我眼见的，耳闻的，太多太多。

该死的皇帝把我弄进宫，就是为了拿捏将军府。

什么德妃不德妃，我就是个人质。自打进宫，就没出过宫的人质。

每年过年时，家里来几个人看看我，确认我还全须全尾活着。

这，就是皇家对我们最大的恩赐。

没错，我可以在宫里自在逍遥，什么都不管不顾。

但老皇帝死后呢？

我一个连孩子都没有，甚至都没被宠幸过的妃子，有名无实。
老皇帝一走，新皇继位，太后不必说，有儿子有封地的妃子可跟着孩子颐养天年。

我这种妃子，只能挪个地方，去慈恩寺念经，继续当人质。

与青灯古佛相伴，对于我这种爱繁华热闹的人来说，可怕，但尚能忍受。

可是我家族危如累卵，有朝一日出事，我无权无势，只能对着佛祖哭，眼睁睁看家族凋零，血流成河。

这我绝对不能忍受。

逼急了，我傅如清什么都做得出来。

杀母夺子，争权夺势，若不能避免，我就一定不会手软。

等等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。

昨天我和江景寒放狠话时，他说我饥不择食，连江明承这黄毛小儿都看得上.....

他不会是以为我要勾引江明承吧？



拜托，人家江明承才十四岁。我进宫那年，他是个才九岁的小屁孩儿，几乎可以说是我看着长大的。

啧啧，江景寒这人，还真敢想。

齷齪，着实太齷齪了。

我若是个禽兽，那他就是禽兽不如。

4

之后，半个月内，岳国局势彻底改天换地。

在我看望柔妃的第三天，她病逝了。

江明承被送到我宫里，成了我的儿子。又过了十来天，老皇帝病逝。江景寒拿着密旨，宣布江明承作为新皇继位。

而我，本德妃娘娘，一跃成为太后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

皇后和太子当然不服，太子都四十来岁了，好不容易把他老爹熬死，居然让个庶子小儿江明承上位。

是可忍孰不可忍，这都不造反，那还是人吗？

当然不是。

于是，皇后和太子华丽丽地举旗造反了。

皇后母家也是武将出身，为镇西将军，素有西南土皇帝之称。



不巧，偏偏土皇帝对上的是江景寒。

江景寒这人吧，早年挺惨，我甚至觉得他愿意扶植江明承，或许跟他自己身世有关。

江景寒和江明承的出身如出一辙，他生母也是个漂亮宫女。他老爹一夜风流，老当益壮，造出了江景寒这个比自己孙子都年幼的儿子。

皇室里多的是这种，年纪辈分乱得很，见怪不怪。

不过江景寒比江明承惨得多。那时的皇后更厉害，手段特别狠。江景寒老爹太能生，皇后杀疯了，患上了新生儿残害症。

江景寒她娘怀孕后怕得要命，好在有位张公公很喜欢他娘，费心费力替她隐藏，等到江景寒五岁了才找着机会认祖归宗。

江景寒运气好，那长相，一看就是他老爹的崽，这事儿就成了。

据说我那死鬼丈夫长得最像他们老爹，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

我是一点不觉得江景寒跟我那死鬼丈夫长得像。可能长大后，江景寒越长越像他娘了吧。

孩子大了，不好对付。

不过没关系，皇后自有妙招。她寻个由头把江景寒扔到了南方边陲之地参军。镇南那支军队，是四方军队里最弱的。南方瘴

气多，蛇虫鼠蚁也多，不死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即使江景寒命还留着，离远了，他老爹也记不得这个儿子，那就没什么威胁。

那一年，江景寒才七岁。

总之，江景寒没死。不仅没死，还活得好好的，用兵如神，屡立大功，十七岁那年再度杀回宫里。

这时候，江景寒的生母，坟头草没有五丈高也得有三丈高。

而我的皇帝丈夫早就继位了。

但此皇帝是个奇葩，有人推着就勤奋一阵子；没人管他，就能整天窝在后宫研究美女的四十八种用途。时好时坏，一阵儿一阵儿的。

江景寒这个便宜弟弟，我估计皇帝并不喜欢，但这不妨碍他喜欢用江景寒。

没办法啊，江景寒太好用了，指哪儿打哪儿，吩咐下去的事，回头就给你办得漂漂亮亮，比那些话多嘴碎，动不动就死谏但又不真去死的老大臣们强太多了。

就这样，江景寒崛起了。

他发家的镇南军也成了他手里的利刃。在他的铁血整顿下，镇南军一度成为超越我镇北傅家军的存在。

这，就是江景寒。

彪悍的男人，彪悍的人生。

除了江景寒这份「不巧」，更不巧的是，太子党还对上了我傅家。

我爹和我的兄弟们的的确确忠贞不贰，保家卫国。

问题就在于，现在是内战啊。

打起来的两边都姓江，都是皇室血脉。且不论遗诏真假，我这个太后是实打实的，江明承现在是我儿子。

那没办法，镇北将军府必须掺一脚。

你打我女儿和孙子，我就只能打你了。

就这样，西南土皇帝被南北两军痛了揍一顿，再次被扔回了西南山疙瘩里。只不过，这回连土皇帝都当不成，成王败寇，镇西将军换了人。

念在血亲一场，皇后母子命还在，但被贬为庶民，且终身不得入京。

江景寒，就是牛。

做事效率高，效果好。

这样的人，不杀了，迟早是个祸害。



我穿着睡衣，躺在贵妃榻里摇。宫女们给我展示太后衣冠的画像，让我挑选，好早日让下面剪裁制衣。除此之外我还挑了几套心常服，做好了打算穿着回娘家。

我亲爱的将军府，阔别五年，如今本太后终于能衣锦还乡了啊。

想想就热泪盈眶。

我在宫里忐忑煎熬五年，太不容易了。

没等我抱着王嬷嬷和春兰哭一场，整点儿卧薪尝胆大获全胜的仪式感，江景寒就不请自来了。

如今，我得称他「摄政王」。

呵呵哒，江景寒这种人，怎么可能白白让他人占了便宜。

赶走比他还老的太子，扶植江明承小朋友上位，他江景寒可不就是最终获利者么。

没错，本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

那个一人，就是江景寒。

王嬷嬷和春兰这俩没用的废物，不等我说，一看江景寒来了，自动带着宫女太监们离场，乖巧得不得了。

啊，终究还是我来承受一切。

我堆出一个笑，起身。

行不行礼，是个问题。

照理说，我是太后，她是摄政王。我还是他老哥的小老婆，勉强算是他嫂子。长兄如父，长嫂呢，如母。

怎么算，都应该可是他给我行个礼。

但是，显然，江景寒没打算认我这半个妈。

不仅不认，他还凭借身高优势睥睨本太后。

我屈服了，冲他低了低头，请他落座。

我觉着吧，本太后这次主要输在了穿着打扮上。

谁知道他一个大男人青天白日能这么大刺刺跑进后宫，还跑进我的闺房。

我最讨厌穿一身华服还戴一头珠翠，几十斤重好吗？

罢了，做人，最重要的是能屈能伸。

我忍。

我倒了杯凉茶给江景寒，杯子……唔，桌上杯子只有一个，是我用过的，但痕迹已经干了，看不出来。

江景寒居然不接，竟然就着我的手一饮而尽。



明白了，下回我就在茶里下点毒，分分钟送他归西。

突然，江景寒目光一凛。

我心头一跳：难不成想想坏主意他都能察觉？

江景寒手一伸，将我拽到他腿上坐着。

手再一扣，将我脑袋摁下来。

茶水全被他渡进我口中了。

就这样，他还不罢休，低头把我压在怀里，唇舌辗转，逼得我全咽了下去。

我内心问候了他祖母一万遍。

混蛋。

我双颊烧得厉害，连耳朵都发烫，不用照镜子我都知道必定红如烟霞。

「看来没毒。」

江景寒轻笑一声，一双狐狸眼春意盎然。他若无其事，将我扶起来站好。

「那便劳烦太后娘娘再替臣添杯茶，多谢。」

他这轻浮模样气得我胸口发闷。

我哼了声扭头就走，掀开珠帘跑床上窝着，不再搭理他。

左右我现在也是名义上的太后，他能把我如何？

新皇刚登基就杀了我？

我谅他不敢。

江景寒那节骨分明的手拨开珠帘，走到我床边。

「太后竟然急不可耐至此，青天白日就迫不及待邀请本王同榻。既然如此，本王也不好拂了太后的面子。」

接着我就听到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，狗男人不会真在脱衣裳吧？

我慌忙坐起来，江景寒正脱了外袍，扔在一边的小榻上。

啊，去死吧。

当初亭子里那个一脸禁欲的正经雍王去哪儿了？莫不是我的错觉。

我一骨碌爬起来，没等跑路，就被江景寒一把推回榻上，自己压上来。

咳咳——

妈啊，江景寒吃啥玩意儿长大的？

看着人挺瘦，咋这么重？

「怎么，太后想跟本王玩过河拆桥？」

他慢悠悠打量我，目光跟带刺一样，盯得我浑身不舒服。

现在天气渐渐暖和，我又贪凉，只着了肚兜和睡裙，外边儿再披件纱衣。推搡间，纱衣系带早就散开了，露出了里面的肚兜。

「你们女人真奇怪。」江景寒似是对我的表情不满意，「那日你在亭子里，穿得比今天还露骨，怎么今日反倒像我在逼良为娼一样？」

「你懂什么，那日我穿的是抹胸，今日这是肚兜，被人看到，当然不一样。」

江景寒停下动作，双手撑起来似乎是在认真观察。

「差不多，我看没什么区别。」

大哥，现在不是讨论抹胸和肚兜区别的时候吧.....

我真是服了江景寒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他如此神奇。

「算了，都是要脱的。」

就在他伸出魔爪的那一刹那，我握住了他的爪子。

「摄政王，那个.....你不觉得我们这样太没仪式感吗？」

「哦？」

江景寒说话时，尾音像带了个小钩子一样，听得我浑身发麻。

我坐起来，趁机继续说。

「我俩毕竟一个摄政王，一个太后。这么随随便便在一起，连个准备都没有，不太妥当吧？」

「偷情不这样，还要怎样？」

江景寒一脸理所当然。

「太后，你也知道我们彼此的身份啊。我们这个，偷情是好听的说法，不好听的说法是，通奸。难道你还想要本王娶你回府，为你补办个洞房花烛夜？」

我.....我要杀了他。

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混蛋。

我真的被江景寒气到说不出话来了，往后一倒，整个人摊成个「大」字。

「来吧，别废话了。」

我越想越气，左右躲不过，不如大家都直爽点。

等半天，没动静。

江景寒衣冠整齐地坐在床边，我衣衫不整倒在床上，看上去倒像是我在勾引他似的。

天杀的江景寒，勾引他时不上钩。我现在心里不乐意了，他就故意来羞辱我。

「我知道你在玩什么。摄政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能把我扶上太后的位子，也能随时把我拉下来。现在，岳国最尊贵的太后，你皇兄的女人，都得看你脸色，承欢身下。多么畅快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满足一个男人的征服欲？」

我气不过，就骂他。

从小我就不是个受气包，江景寒这么戏弄我，我不骂他我就不是傅如清。

江景寒又笑了。

笑笑笑，笑他奶奶个腿哦。

不就是睡一觉，反正躲不过，不如速战速决。

我扒了自己的纱衣扔到一边儿，又打算扒了肚兜。

手在肚兜系带上停了会儿，江景寒带着笑，就那么一副看好戏的模样。

我终究是下不了手。

江景寒俯身下来，凑到我耳边，咬了下我的耳垂。



疼死我了，他是狗吗？

接着，他又啃我脖子，江景寒绝对是狗变的。

这个感觉.....很诡异。我心慌得很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。

我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事到临头，才知道害怕。

他停下动作，声音离我很近。

「傅如清，以后少耍点儿小聪明，别以为宫里就你最厉害。今天这教训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好好当你的太后，别在我跟前耍心眼。」

我身子一轻，凉意袭来。

江景寒起身，捡起小榻上的外套床上，理了理衣冠，拂袖离去。

珠帘滴滴答答响作一片，我这才发觉自己满身都是汗，床单湿了一大片。

5

刚登基，我和江明承都忙得很。

登基大典上，稚嫩的少年一身明黄坐于龙椅之上。我身着太后冠冕，坐在帘后，共受朝臣参拜。

五年了，我终于再次见到父兄。

父亲两鬓白发多了些，哥哥皮肤更黑了，整个人又糙了一圈。

我眼眶一热，春兰赶紧递上帕子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不能哭。

如今父兄也算是拥护新皇的有功之臣，我也贵为当今太后。且不论我这太后有多少水分，起码我在宫里有一席之地。

之前宫里那些老人，皇后被废，贤良淑德四妃，有孩子的跟着孩子去封地，没孩子的，如我所料，全都和其他嫔妃一样，迁往慈恩寺养老。至于未分不高，出身也不好的女人们，更惨。她们的命运是去看守皇陵，一辈子在那儿陪着先皇。

里面还会挑几个先皇生前喜欢的，殉葬。

皇宫就这么大一块地，旧人不走，新人就没地方住。

我搬去了福康宫，太后专享居所，从名字到装潢，奢侈恭敬，老气横秋。

典礼结束，江明承亲自扶着我，送我回宫，就像当年对待柔妃一样恭敬。

「母后，儿臣有些事想同母后商议商议。」

江明承年纪虽小，礼数却极其周全。

「你如今是皇上，要自称『朕』才行。哀家虽是太后，但祖宗礼数在那儿，皇上你才是岳国的第一人。」

我冲江明承笑笑，他很像我那些弟弟，可爱，清澈。

我爹傅雄后院姨娘众多，这倒没什么，男人三妻四妾，再正常不过，因此我傅家人口也繁盛，兄弟姊妹一堆。

我娘是将军府正妻，治理后院井井有条，姨娘们一片祥和，为我娘马首是瞻。后院没什么纷争，我们这些孩子彼此间感情挺好，小孩子嘛，一起玩闹的人越多越开心。

「母后别这么说，儿臣心里清楚，自己的位置是靠母后得来的，是傅家给的，今后能倚靠的也只有母后和傅家军。」

江明承望着我，面色无奈恳切。

「儿臣，是想请母后垂帘听政。摄政王大权在握，儿臣就是个傀儡。且儿臣年岁尚浅，朝政之事懂的不多，若因此误国误民，那就对不住列祖列宗在天之灵。母后是个有见解的女子，非比寻常。这些，儿臣都是清楚的，求母后帮帮儿臣。儿臣定会用心学习，早日替母后分担。」

我摸了摸江明承的脑袋，这孩子很是招人怜爱。

「这些事，你不说哀家也会帮你的。我们虽然不是亲生母子，但你如今既然成了我的儿子，我就会把你当自家人看待。摄政王野心昭昭，我们母子二人在宫里相依为命。你放心，朝堂之事我定会尽心尽力。」

我们商量了下朝政，选了些可用之人。江明承同柔妃母家关系素来不错，柔妃是文官家庭出身，家世虽不够看，但族里有几个可用之才。新朝正是用人之际，培养几个自己人，总比满堂都是江景寒的党羽要强。

又过了五日。

到了我回将军府的日子，懿旨三天前就传到了府中。

看到高头大马上的江景寒时，我非常疑惑。

太后娘娘回家探亲，哪条礼法规定了，得让摄政王亲自护送啊？

我不明白江景寒安的哪门子心，总归不会是什么好心。

轿子里布置得挺舒服，但出于礼制，遮得严严实实，闷得慌。

我偷偷掀开窗帘透点儿气，刚好能看到江景寒的侧脸。

江景寒完全不符合我的审美，看上去娘们唧唧的。

在我心里，如意郎君应该是个套马的汉子，威武又雄壮，雄赳赳气昂昂。手持两把宣花大斧，打起仗来势如破竹，手撕敌军。

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战神雍王时，我以为那些战绩是全靠吹出来的。

我傅家军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比江景寒结实得多，更不提我那一顿三斤牛肉的爹和五大三粗的兄弟们。

「摄政王。」

我叫了下江景寒，冲他钩钩手指。

他听到了，回过头来，眉宇间英气逼人。

「太后何事？」

「哀家要问你何事才对。哀家回家探亲，你干吗跟着？」

江景寒笑得跟朵花儿似的。

我就不明白，他一个位高权重的大男人有没有点儿自觉啊，朝堂上那些大臣，谁跟他一样没事就笑笑笑，没点儿威严劲。

「傅如清，你住福康宫才几天就被熏得老气横秋。十九岁，个子还没张齐全，就自称哀家。」

「我.....哀家个子高得很，用不着你管。」

我懒得再理他，居然笑我矮。他个大男人个子高有什么稀奇，我在一众宫妃里最为高挑好不好。

说话不尊重事实。

到了镇北将军府，我娘刘氏率领浩浩荡荡一堆人候在门口。

看到我第一眼，我娘立刻红了眼，拿帕子抹眼泪。爹跟在她身后，像个随从。

我头皮发麻。

果然，后面从姨娘到丫鬟，全跟着抹眼泪，哭哭啼啼。

没办法，早说过，我娘持家有道，大家唯她马首是瞻。

她干什么，其他人全跟着干。

哭声震天。

不知道的，怕是以为将军府死了人，正在出殡。

「得了，娘。别哭了，我还没死呢。」

「呸——」

我娘听我胡说八道，立刻止了哭，也不管我是太后，拽着我就进了屋。

好久没被人这么粗暴地对待。

啊，感觉真是亲切呢。

我拉住我娘，瞥了眼江景寒。

大家这才注意到，站在马旁的江景寒。

「摄政王恕罪，老臣和贱内只顾着女儿，失了礼仪。」

我爹抱拳行礼，后面一堆人齐刷刷低着头，整齐划一，仿佛军队。

「将军严重了，您是太后父亲，用不着行此大礼。」

江景寒虚扶我爹一下。

「本王护送太后归家，分内之事罢了。大家请随意，不必拘谨。」

说话间，他就大步流星，进门。

在我家让我们不必拘谨，江景寒，真有你的。

还能更猖狂点吗？

我跟我娘对视下，径直回到房里。我们将军府不兴那些弯弯绕绕的，虽然五年未见，我和我娘还是像当年一样，没什么隔阂。

除了，我长高了些，娘变老了些。

我同我娘说了江景寒的事，我娘叹口气。

「你这个打算没错。只是，委屈了你。我看那江景寒不是个好相与的，你看看他那轻狂模样。但凡是是个女的，要是落在咱家后院，我弄死他。你说他好好地，跟着你跑咱家来干吗？」

「大概，是故意来恶心我们吧。」我冷笑一声，「无非就是喜欢我们看不惯他又干不掉他的模样。」

「如清啊，你从小性子硬，现在这么个情形，你可别使性子胡来。我听你爹说过，江景寒特别狠，这回宫变，京城内外死了数十个大族，血流漂橹。你在宫里，没亲眼看到那些血腥画面，千万别以为江景寒长得像个娘娘腔，就真是个心慈手软的主儿。」

「是吧娘，你也觉得江景寒长得娘们唧唧啊？」

我表情十分嫌弃，我们傅家全是真汉子。我还记得当年我大哥傅城一开始也是个小白脸，后来被我爹拎到傅家军打磨，不到两年，一条硬邦邦的猛汉诞生了。

那家伙，全是疙瘩肉，贼啦帅。

我娘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「.....我觉得，咱们现在的重点不是江景寒娘不娘的问题。」

6

「唉，反正吧，他怎样都容不得我选。谁让江景寒手段了得，我和我儿子都得在他手底下求生存呢。」

我很是丧气，躺在床上，烦躁地扯掉一头珠翠，讨厌死这些玩意儿了。

「对了对了，这个得给你。」我娘记起什么似的，打开一只大箱子，翻翻找找，「你姊姊妹妹出嫁我都给了她们，就你可

怜，当年出嫁跟出丧一样，好好一闺女嫁那么个半死不活老头儿。」

「这什么呀？」

我接过娘手里的东西，一翻开，哦吼。

虽然我进宫前就跟着傅城瞎闹，早看过春宫图，但跟老娘一起看，也太不好意思了叭。

脸红，嘻嘻。

「这，这……成何体统。哼……」

我得矜持，装出一副什么都不懂的害羞模样，把小册子扔一边儿。

我娘捡了重新塞我手里，还给我一个小瓶子。

「都这样了还羞什么羞。娘也是担心你，你长得漂亮，江景寒有色心，迟早的事儿。那什么，总比丢了性命强。」

说了我娘就又淌眼泪。

「就你可怜，当年替你姐受了这一遭。年纪轻轻守寡了不说，还不能清清静静守个寡。」

「行了，可闭嘴吧。宫里老皇帝死了一堆人哭丧，回到家还要听你们哭，烦死个人。进宫的若是我姐，我们全家怕是早就做了鬼。」

当年老皇帝想召进宫的本是我姐傅如涓。

我姐是将军府嫡女，将军府男丁兴盛，一直没女孩儿出生。

作为第一个女儿，我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，具体表现为，我娘决心将她培养成名门淑女。

后来家里女孩子多了，轮到我头上就没这待遇了。

于是，傅如涓就过上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一群女先生轮流教她女德刺绣琴棋书画的精致生活。将军府从上到下，所有人在我姐面前不准打闹，不准说粗话，连亲兄弟们都不准多见面，免得带野了性子。

总之，成功将我姐打造成了一名伤春悲秋，吟诗作赋的名媛娇娇女。

淑女呢，就得配书生。

我姐很传统地爱上了隔条街的翰林院大学究之子，温书玉。

这淑玉姑娘啊.....哦不，书玉公子啊，跟我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
圣旨传来那天，一个在墙里哭，一个在墙外号。

我实在被他俩号得脑仁儿疼，就出门拽了拽温公子，指指将军府大门。

「大哥，我们将军府大门儿开着的，您有什么话能不能进去说？实在想哭，进去哭成不？」

温书玉抽抽噎噎，擦擦眼泪，没有动身的意思，对我说：「不可以呀。这个，于礼不合，有损如涓清誉.....谢过如清妹妹好意。」他一扭头继续号，「涓儿啊！呜呜呜.....是我没用，三尺微命，一介书生.....呜呜呜.....」

我看了看里周边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群众，深呼吸，压住火气。

呵呵，清誉。

里边儿那头，傅如涓听了，哭得更凄惨，「玉哥哥，我本该同你生死相依，不离不弃，嚶嚶嚶.....可是我还有爹娘兄弟姐妹，还有家里养了很多马儿狗儿，我不能那么自私连累他们，嚶嚶嚶.....」

可去他奶奶个腿儿的。

真是绝配他妈给绝配开门，绝配到家了。

绝了。

我回到府里，揪出堵着耳朵躲在马厩里的老爹。

「我进宫，求你了，明天就去跟温家说好，两家数月前就定下了亲事。」

「这不好吧.....」

老爹扭扭捏捏。

「那你觉得他俩现在这样号，宫里派人来以抗旨咔嚓了咱们全家就很好吗？」

「行吧，就你了闺女儿。」

老爹一把抱住我，拍了拍我的背，差点给我拍吐血。

就这样，我进了宫。

出嫁那天，我娘带头一声哭，全家百口人跟着齐号。

那一刻，我仿佛坐的不是花轿，而是棺材。

其实这么久，那天的情形我已经记不太清了。

但我一直记得，江景寒来迎亲时的模样。

透过红纱，我见他策马缓步，身着红色官服，器宇轩昂。

一度以为，他是我夫君。

还心想，也没传闻中那么老啊。

我没见过老皇帝，并不知道他是何模样，直到江景寒将我送到他床边。

年迈的老人体态臃肿，唇色苍白，静静躺在龙榻上。

我在床边坐了整整一夜，身旁侍卫尽职尽责盯着我，保护皇帝安全。

那是我和我夫君此生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独处。

回忆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去想时，我并不觉得自己的人生可悲。

毕竟我锦衣玉食，尊贵无双。

一旦想了，就不开心了。

在我年少时的梦想中，会有一个大英雄来娶我。我要生很多很多孩子，组成一支军队，保家卫国。

唉，梦想就是梦想。我一个寡妇太后，生个鬼的孩子。

这些年，我在宫里，就像一盏油灯。

一直燃烧着，燃烧着。

直到热情耗尽，油尽灯枯，心灰意冷。

不想了，人生烦恼乱想起。

我研究着手里的小瓶子，里边是白玉般的凝脂，带有淡淡香味。

「这是什么？」

我问我娘。

「头一回欢好时用上，就不疼了。」

「哦。」

我懒得装羞涩，把册子和药膏装盒子里给我娘。

「看你这模样，我还得给你加一样东西。」

我娘又去翻翻找找，没一会儿拿着个小盒子回来。

「这个熏香，点上了可以助助兴。左右咱们准备好，躲不过去的事儿，就别苦着自己。做人得乐观，得积极。」

娘摸了摸我的头，我哦了一声，把熏香也放进大盒子里。

我对江景寒无感，连带对这件事也没什么旖旎心思。

我脱了一身华服，找了身轻便衣裳换上。

好久没回来，不能让江景寒的破事坏我心情。

刚出院门儿，一堵肉墙堵了过来。

我仰着头望他。

「这位英雄，你.....哪位？」

「姐，是我啊。」肉墙英雄一开口，居然是个孩童嗓音，「我是小甜果啊，你居然不认识我了！」

八尺大汉小甜果.....我家人丁太兴旺，说实话，隔了五年，人和名字我已经对不上号了。

我想了想，小甜果，有印象。

「你是，傅填弟弟？」

「姐姐，你终于想起我了呜呜呜。」

小甜果一把抱住我，差点儿勒死本太后。

我挣扎着推开他，打量打量，这浮夸的胸肌，这火一般热情的肱二头肌。

是我傅家特色，没错。

「小甜.....」

我实在喊不出口。

「傅填啊，我进宫那年，你才九岁，今年，也就十四吧？」

九年前，傅填长得跟个瓷娃娃似的，绝对是枚小甜果，实至名归。

傅填捏了捏自己的肌肉，点点头。



「没错，哥总说我弱鸡一只，有辱门楣。姐你看，咱这肌肉，怎么样？」

我夸了几句，很棒。但不得不说，这冲击力有点儿大。

江明承也是十四岁，白白嫩嫩，如玉少年。导致我以为傅填应该也和他差不太多。

「姐，别磨叽了。赶紧去后院儿，有热闹看，你肯定喜欢，我特意来找你。」

哟吼，有热闹看？

将军府后院是个练武场，平时大家都喜欢在那边儿打打闹闹。

我跟着傅填跑到后院，打算好好玩一会儿，进宫前我可是个武林高手呢。

还没进去，就听到里面欢呼声一片。

傅填开路，我挤进去，里面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。

一个是彪形大汉，肌肉狂魔，我大哥傅城。

另一个身板对比就单薄得多，显得挺可怜——江景寒。

我擦了擦眼睛。

唔，怎么会是江景寒？

7

我傅家武德丰沛，男儿全是打架打大的，我大哥傅城更是号称岳国第一猛男。

傅城和江景寒两人下手都毫不留情，拳拳到肉。傅城一拳过去，江景寒堪堪避开，身后的木桩被傅城一拳砸断。

「大哥！揍他揍他！」

我挥舞拳头给傅城加油，江景寒冷冷瞥过来一眼。

我同他来了个对视，默默放下了手。

改在心里呐喊。

揍死他丫的。

纯粹比力量，江景寒斗不过傅城。两人来来回回，胜负难分。江景寒一边闪躲，一边观察破绽，一击即中，将傅城撂地上了，还打了个滚。

周围一片吸气声。

包括我。

「承让。」

江景寒装模作样行个礼，退场。拎着我领子，跟拎个小鸡仔似的。

他把我捞到前边清净的花园里，瞪着我。

眼神挺凶，哈哈，我忍不住笑起来。

配上青紫的熊猫眼，越凶越可乐。

我乐得停不下来，看你平时肤色如玉，挨揍了还不得肿。

爽，傅城不愧是我的好大哥。

江景寒似乎是被我笑得脸上挂不住，什么都没说，自己又走了。

有病。

没一会儿，他又回来了，塞给我一个瓶子。

「给我涂药。」

这种事，你拿药时让个仆人顺手做了不行？

又是犯了欺负太后的瘾。

我接过药，给他涂抹，动作要多重有多重，把他脸都揉变形了。

不得不说，他这张脸，还是挺俊的。

但是，皮肤太白，嘴唇太红，眉毛不够浓，眼睛不够大，鼻孔不够嚣张。

不符合我审美。

我心不在焉地涂涂抹抹，抹完脸又给他抹手。

这才发现他一手血。

指骨上的皮肤都破了，血淋淋的。

「哇，打着玩儿，用得着这么拼吗？你在这儿等下。」

「你去哪儿？」

江景寒终于开了尊口，他眼神没了刚才的凶神恶煞。他生得秀气，此时带着伤，倒有股子凌虐之美，看得我.....也想欺负欺负，揍几拳头。

想想罢了，我不敢。看他刚跟傅城打架那势头，打一百个我都轻而易举。

「去房里拿水啊，给你洗伤口。」

「不用麻烦了。」

哟，挺好。那就省事儿了。

「我跟你去就行，我不介意。」

呵呵，这孙子，跟我去房里，我还介意呢。

「行，那就劳您移步，摄政王。」



到了房里，处理伤口时我才发现，江景寒的手看着白净，其实全是伤。刀伤剑伤，新伤旧伤，种类齐全。

「轻点儿，疼。」

江景寒语气平缓，听不出疼。

「这点儿伤你也要叫几句，还带兵打仗，还战神。」

我动作放轻了点，心里鄙视他。

江景寒默了一会儿，道：「喊疼没用时自然就不喊了。你看，我现在说了疼，你不就轻了些吗？」

江景寒声音醇厚温和，不怒不笑时，进到耳朵里，其实，还挺好听。

「这是什么？」

江景寒看到桌上敞开着盒子，拿起来看。

「别乱动。」

我扔开他手，正要抢。他一下子站起来，举高。

得了，我承认我矮。

够不着。

「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爱看爱呗。」



我坐到一边儿，扭过头去。

唰唰声传来，江景寒在翻看那东西。

「傅如清，成何体统！你太不知羞了，居然看春宫图。你真是.....你就这么不甘寂寞？」

江景寒把我掰回来，兴师问罪。

我本来挺不好意思，看他这气急败坏的模样，反倒没皮没脸起来。

「摄政王可真是将我好心当作驴肝肺呢。」

我拿过他手上的小册子，凑到他耳边。

「妾身没经验，怕伺候不好您，特意学学呢。那盒子里还有助兴的熏香和药膏子。怎么样，妾身是不是很体贴？」

江景寒愣了，看着我，我冲他笑。

他目光躲闪，居然跑了。

我一阵狂笑。

原来，我和他狭路相逢，皮厚者胜啊。

不就是厚脸皮吗，不就是耍流氓吗？

别的不行，这个，我会。

回到宫里，福康宫已经堆了一人高的奏折。

江明承恭恭敬敬行礼，「儿臣恭迎母后回宫。这些是您出宫这几日的奏折，特意留给您过目定夺。」

我扯出大大的假笑，夸赞江明承乖巧懂事，内心却在暴风哭泣。

我一个十九岁的少女，不看话本，不玩儿蹴鞠，看什么破奏折啊。

摔。

我洗漱一番，兢兢业业批奏章。

宫里这五年我也没闲着，再不喜欢还是硬着头皮学政务，为的就是这一天。

披星戴月批奏章，寅时才洗漱。

我批奏折并没多大用处，最后还是得看江景寒的一锤定音。

次日上朝前，我还在洗漱，江景寒就直接进了我寝宫。

睡了两个时辰不到，我头疼得厉害，没心情搭理江景寒。

我让春兰伺候着穿衣裳，他爱看就看吧，我又不会少块肉。

总算江景寒还有点儿脸，见我换衣，退了出去，在饭桌等我。

我打扮好走出去，坐到桌前。

「摄政王早，折子您应该已经过目了。有何不妥您说，哀家洗耳恭听。」

我示意宫女盛饭自顾自用早膳。

「其他没什么。官员任命一折，为何要用程家父子二人？」

程家是柔妃的母家，程白杨是她哥，程子浩是她侄儿。江明承提过程家可用之人，他夫子有些才干，而我也有意培植些自己人。

我傅家全是武将，打仗行，读书不行，不出文官。

江景寒两指夹着折子，手上的伤还没好齐全，看上去也没悉心打理。

「选贤举能，他父子二人能做事。柔妃养育了皇上一场，而今她去了，哀家顺便安抚下她族人罢了。摄政王若觉着不妥，换人便罢了，一大早跑来福康宫，哀家怕累着您。」

江景寒当着我的面，拿朱笔划去他俩名字。

「臣的确觉着不妥。」

说完，江景寒就抬腿走人。

我看着满桌饭菜，气都气饱了，吃个鬼的饭。

上朝，垂帘之后，还得继续看江景寒脸色。

江景寒说着话，眼神时不时飘到我这边。

太监一喊退朝我拔腿就走，一秒不耽搁。江明承紧跟在我身后，追上来扶着我。

「此事从长计议，程家提不了官还可以在原位先干着。母后为这些小事动怒，小心伤身。」

看着江明承懂事的模样，我心里气消了些，他是无辜的，吓着小孩子可不行。

「哀家不是为这件事生气，而是江景寒的态度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处理朝政，他一点儿面子不给，上来就是下马威。哀家只是担心护不住皇上，不如柔妃做得好。」

「母后勿忧，儿臣不是小孩子，不需要母后护。儿臣，一定会尽快强大起来，保护好你和傅家。」

我很欣慰，点点头，让江明承回去休息。他还有一堆课业等着学，每日都很晚才睡。

「哼，一对半路出家的母子，弄得跟真的似的。」

江景寒抄着手冒出来，神出鬼没。

「哀家多得是弟弟妹妹，照顾惯了，不缺这一个。」

江景寒冷笑一声，一只手握住我的脸。

以前没觉得他手大，也没觉着我脸小，这会儿他一只手就能盖住我整张脸，压迫力极强。

他的手慢慢往下滑，轻轻掐在我脖子上，随时可以要我的命。

「傀儡可以是你，也可以从封地再挑一个过来。傅如清，不要妄图挑战我。」

我压住内心的惧怕，冲江景寒粲然一笑，握住他的手，放在我胸前。

「摄政王这话，吓坏哀家了。摸摸这心跳，多快啊。」

江景寒身材不似傅家人那般五大三粗，但浑身硬得跟石头一样，精瘦。

我缓缓伸手，搂住江景寒的腰，默不作声。

他打横抱起我，往福康宫走去。

一路上，宫人全低着头，视若无睹。

我屈服了。

除了屈服，别无选择。

「疼——」

我喊了声，推推身上的江景寒。

他眼露迷惑。

「我还没……」

「不是下边儿是上边儿，你压着我头发了。」

我伸出一只手揉揉头皮。

不知道我的话哪里惹到了江景寒，他面色一黑，让我彻底知道了什么叫疼。

我的亲娘啊，疼死我了。

难怪我娘要给我熏香和药，我居然把那荏儿给忘了。

「疼疼疼！」我猛推江景寒，眼泪狂掉，「江景寒，你让我用些药好不好？我疼。」

「该，让你长点记性。」

江景寒不再搭理我，兀自攻城略地，不顾哀鸿遍野。

就这玩意儿，居然叫恩宠？居然还有妃子争着抢着上？

一个两个全是受虐狂吧。

我向来是个不怕疼的，这回却疼得受不了。

「皇上，不行啊，太后在休息……」

王嬷嬷和春兰焦急的声音传进来，门突然被推开，吱呀一声，吓得我一哆嗦。

江景寒闷哼一声，显然不快，动了怒。

「母，母后……」

是江明承颤抖的声音。

江景寒脸色如冰，眼看就要开口骂人，我急忙拉住他胳膊，面露乞求。

我慌了，我向来不大在意脸面，可是这种情形，我做不到啊。

外面站着的，是岳国皇帝，我名义上的儿子。

一幕之隔，太后里间与人苟且。

传出去，皇室和傅家又该如何立足？

万幸，江景寒没出声。

「皇，皇上，哀家身体不适，你先退下吧。」

我声音里带着慌乱，心里祈求江明承快点离开，大家留点最后的体面。

安静的寝宫弥漫着不安，我咬着手指不让声音溢出。

「好。儿子告退。母后保重。」

江明承一句一顿，声音仿若幽魂，脚步却沉重。

我望着窗外，日头渐渐西移。

江景寒餐足，捡起衣裳穿上。我裹在被子里，整理好情绪。

「摄政王可还满意哀家的侍奉？」

江景寒俯视着我，笑了。

「侍奉？你管这个叫侍奉，未免太看得起自己的水平。」

「一回生二回熟。在你这处练好了，以后伺候别人，我的水平肯定不会差。」

我笑意盈盈。

「你敢？」

江景寒猛然掐住我脖子，力度比方才大得多。

「没什么不敢。」我直直盯着他的双眸，「哀家不做亏本的买卖。早上要的两个官职，给我。」

江景寒眼里怒火更盛，冷笑了一声，拂袖而去。

他走了，王嬷嬷和春兰立刻进来。

「小姐，你.....他.....」

王嬷嬷语无伦次，春兰未经人事，看着满床狼藉，吓得说不出话。

我知道嬷嬷想说什么。

「他没留东西在里面，我没事。」

王嬷嬷放心了。避子汤性寒伤身，她不想我喝。

其实我压根不在意伤身与否，左右我这一生又不可能生孩子。

我乏得厉害，让春兰她们准备些热水，自个儿先躺下睡会儿。

入夜用膳，江明承来了。

「给母后请安。」

江明承声音闷闷的，没有往日的活泼开朗。

「皇上既然来了，就陪哀家用膳吧。」

江明承坐下，屏退了下人们。

我们心不在焉，空搅着自己碗里的羹汤。

「中午，摄政王在母后房里，是不是？」

半晌，江明承还是忍不住开口。

「嗯。你都听到了，何必问。」

有眼泪落入汤里，江明承低着头。

「是我没用，连累你受委屈。」

「不全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傅家。一点儿小事罢了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哀家不喜欢哭哭啼啼的男人。」

我给江明承重新盛了一碗羹汤。

「皇上吃完就早些回去歇着吧。程家父子的事解决了。」

江明承胡乱抹了把脸，匆忙吃几口，告退。

我一天没吃东西，却也不饿，让宫人撤了饭菜，瘫在床上沉沉睡去。

9

此后两年，相安无事。

江景寒给了几分薄面，日子过得不算艰难。我和江明承也培植了些自己的势力。

我侍弄着花花草草，宫人通报皇上驾到。

「给母后请安。」

江明承十六了，如今的他高我半个头，生得俊朗清逸，举手投足间，皆是贵气。

我笑了笑，同他去庭院里坐下。

「皇上如今也大了，到了该广纳后宫的年纪。子嗣为重，满朝文武提过多次，不可再推推阻阻。况且，挑几个母族强大的后妃，皇上的羽翼才能更加丰满。」

选秀纳妃之事我跟江明承提过两三次，他都以年岁尚浅，学习政务繁忙为由推搡。

江明承不情愿地点点头，应下了。

「全凭母后做主。」

我吩咐下去，尽快筹备。一个月后，宫里就站满了前来选秀的贵女们。

我考察家世背景容貌，给他挑了十个女子充盈后宫。

至于选秀，就是走个过场，但有点儿小意外。

「母后，可以留下她吗？」

江明承指着一个女孩子，我看看册子，周慢月，地方知府的女儿，家世平庸。但挑了这么多江明承都别无异议，选个喜欢的，称不得过分。

况且江明承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总得有个可心人陪侍左右。

「好，皇上喜欢就行。」

江明承雨露均沾，但明显看得出对周慢月的偏爱，不多久便给周慢月封了妃。若非是家世所限，那宠爱的劲头，皇后之位给了她都不奇怪。

我爱睡懒觉，免了每日的请安，只让妃嫔们初一十五晚膳时分过来下。

一隔半月，后宫颇有怨言，我这福康宫就成了八卦中心。说来说去，无非就是希望我管管江明承。

说实话，江明承也挺可怜。

朝堂被江景寒管着，好不容易也有个可心人，偏偏我这个后妈还得管他的床上事。

我端着装出来的威严，说了些场面话，同时教育大家都是同事，别钩心斗角，和和美才对。

小麻雀们正是憧憬爱情的年纪，依然叽叽喳喳，吵得我头疼。

直到江景寒进来。

一瞬间，满室寂静，妖魔退散。

我同江景寒对桌而食。

「你给皇上选了批好岳父，摇摆不定的中间派，如今倒是忠心耿耿。」

江景寒显然是朝堂上有不快活，来找我的茬。

我笑嘻嘻吃饭，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

暖饱.....思淫欲。

本太后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

除了权势，还有身体。

我趴在江景寒身上，浑身无力。

「江景寒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还不娶几房王妃侧妃吗？」

江景寒早年有几房姬妾，这两年三天两头往我这边跑，谣言压都压不住。方才那群小麻雀，若不是还畏惧着尊卑之分，那眼神活脱脱就是在问我如何留住男子的心。

江景寒也是个男的，甚至还曾经是邑京万千少女的春闺梦中人。

不过，这事儿我无能为力。

我猜江景寒纯粹是喜欢征服的快感，比如打仗虐敌人，比如睡就睡太后。以此来抚慰他艰难卑微的童年。

「你想我娶？」

「当然，多几个姐妹伺候你，我也就不那么累了。」

我漫不经心，手指间绕着江景寒的长发。

「傅如清，你不妨改个名字，就叫傅无心。你这人，有没有一丁点儿良心？」

江景寒冷哼一声，推开我，坐起来。

我躺床上，看着他，他一副不高兴的模样。

我打趣他，「江景寒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好像爱上了我似的。」

江景寒难得没吡我一句，出奇地沉默了一会儿。

「没有，我怎么可能爱上你这种人？什么都利用，心狠手辣。明明很蠢，偏爱自以为是。」

「你不爱我可以，说我坏也行，但绝不能骂我蠢。」

我也坐起来，气势不能输，躺着比他矮一截。

江景寒莫名笑了下，他这人，一举一动，都狂得很。连简单的一个笑，都比旁人扎眼。

「你有没有想过，养虎为患？你尽心尽力养着的好儿子，你真的了解吗？」

「摄政王，你想挑拨我们的关系，至少也遮掩下。直接说未免过于直白，效果不好。」

这两年我和程家帮江明承培养了不少朝堂势力，此番选秀，特意拉拢了很多中立派。不怪江景寒心生不满，搁我我也有危机感。

「本王还不屑这些蝇营狗苟的手段。」

江景寒眉眼本身生得精致，但常年征战，杀气浓烈，不显得过于秀气，反倒给人刚烈之感。我这几年看下来，审美都快被他带偏了，近几个月看到我傅家汉子时，居然觉得他们过于雄壮。

这很不好，我有罪，我反思。

我低着头，不去看江景寒，他偏不让我如愿。

江景寒摸摸我柔软的额发，似乎叹了口气。

「你这么笨，若真没了我，可怎么办啊。」

啊哈？

他在开什么玩笑？

就是因为有他，我才活得憋屈吧。

我忍不住回敬他，「我可是拥有傅家军和皇帝儿子的太后。说句实话，没了你，我真就是权倾天下，无所畏惧。」

江景寒朗声大笑。

我一点儿慌，大晚上的，能不能别这么高调？

他自己以前说过的吧，我们一个摄政王，一个太后。深夜幽会，这叫偷情，别名通奸。

不知是不是做贼心虚，我总感觉窗外有个人影在窥视。

江景寒笑完了，问我：「你觉得傅家军很厉害？你能一直倚仗？」

「废话，难道不厉害？我不倚仗我老爹，难道能靠你？」

江景寒往墙上一靠，裸露着精壮的上半身。瘦归瘦，有肌肉，但伤口疤痕太多，有碍观瞻。

「如清，你想听真话，还是假话？」

他突然叫我如清，一副很熟的样子.....感觉挺别扭。

「都，要，听。」

江景寒伸出一只手指，戳我身上的红痕。

没错，都是他啃的。

「假话是，傅家军非常厉害，无敌。真话嘛，傅家的无敌仅仅局限于战场，却无法施展于朝堂。当年镇西军造反失败，岳父大人居然不趁机吞了镇西军，反而让我逮住了这个机会。可见你家兄弟虽多，脑子都不大灵光呢。」

「人，本来就各有千秋。我家人读书虽然不太行，但这不代表脑子不灵光.....等等，谁是你岳父，你别瞎认亲。」

我嘴硬不肯承认，内心却清楚江景寒说得对。我父兄一腔热血可昭日月，但在玩弄权术上，着实拉跨。

阿姐傅如涓在我进宫的同一年嫁给了温书玉，这几年生了三个孩子，最大的一个如今六岁，很是聪颖。希望温家这几个孩子能有点儿走仕途的天赋，以后互相帮衬下。

江景寒嫌我闹腾，堵住了我的嘴。

他亲得挺温柔，离开唇，又亲了亲我的眉心，将我抱在怀里。

他今天很不一样，但我又说不出哪儿不一样。

直到三天后，我和皇上出宫，前往慈恩寺祈福时遇刺。

10

慈恩寺有些远，马车坐得累。途中，我们在一处亭子里暂作休憩。

风景秀丽，平和清静。

一阵风起，林子里窜出大批刺客，头戴绿帽，身披绿衣。

事发突然，江明承吓傻了，愣在原处。

乖乖啊，这年头，刺客都越发专业，居然抛弃了永久黑衣，学会和环境融为一体。

我冲过去推开江明承，而江景寒扑倒了我，挨了一刀。

刺客人数众多，全是江湖高手，有备而来，还十分熟悉宫中侍卫的招数，没一会儿就占了上风。

至于毫无武力的宫女太监，完全就是添乱的存在。

生死关头，横冲直撞，人群四散。

侍卫全涌去保护皇上了，离得很远。这边只剩江景寒的手下们，他们极力拖住刺客，江景寒则拽着我厮杀逃离。

跑了好一会儿，躲进了密林中。

江景寒怕血迹醒目，脱了我的外衣裹住背上的伤口，拉着我继续跑。他手劲大，此时更像是用了全部的力气，捏得我生疼。

后有追兵，我顾不上疼，尽量跟上他。

步伐匆忙，不慎跌下一处滑坡。

江景寒唇色越来越苍白，我们在一处杂草丛中暂避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我那片厚重的外衣，已被他的血染湿了大半，手一碰，满是猩红。

他受了伤，很重。

如果江景寒就此死了，以后，我和江明承就再无阻碍了。

这个想法冷不丁冒出来，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
「这样不行，我们分开走。」

江景寒朝后面张望，回过头来，漆黑的双眸对上我的眼睛。

只是一瞬间，他眼神变得冰冷。他这只老狐狸，看透我的心思，很容易。

我从袖中掏出把匕首。我从小习武，虽然比不得江景寒和我爹他们，但偷袭捡漏还是没问题的。

「江景寒，现在天时地利人和，特别适合捅你一刀呢。你猜一猜，我会不会动手？」

我拔出匕首，在手里晃了晃。

江景寒眼神未变，盯了我好一会儿，语气还是平常的轻佻，仿佛命悬一线的不是他自己。

「傅如清，杀了我，谁来保护你？」

我睁着双杏眼，一脸坦然，笑得天真，「你已经受伤了，于我而言是个拖累。我有些功夫傍身，杀了你，再躲一躲，回到宫里从此高枕无忧。你是被刺客杀的，与我无关。」

江景寒低头一笑，竟透着几分妖娆。

他握住我的手，出招极快，在我以为即将被反杀时，他却握着我的手，将匕首对准自己脖子。

「如果你真想要我的命，拿去就是。我现在也反抗不了。你说的没错，天时地利人和。」

他握着我的手压近，眼看就要刺进皮肤。

「两年了，你好好想想，我何时当真欺负过你？」

江景寒双眼通红，言语中带着浓重的委屈。配上嘴边溢出几缕血丝，又美又惨。

「傅如清，你心里当真就从未有过我？」

疯子，疯子江景寒。

他有病。

我下不了手，被他这么逼，情急之下推了他一把。

江景寒往后一倒，昏了过去。

不会吧？这么身软易扑倒？

我怀疑他是以退为进，博取同情心。伸手戳了他几下，没动静。摸了下他的背，血色带黑，中毒了。

在将江景寒拖到山洞去的路上，我无数次鄙视自己光说不练的假把式。

罢了罢了，好歹他是为我而受的伤，我救他一命，扯平。

我家里有种秘传解毒丸，味道挺好，我从小当糖丸吃，随身带着。我弄点儿水，给江景寒灌了一整瓶糖丸，至于能不能活，取决于他的命大不大。

夜黑风高，挺冷。远处似乎有野兽在号叫。

江景寒趴在地上没醒，淡薄月色流转在他身上，洗去了平日那股子煞气。

我突然就想起他扑向我那一刻。

刀刃近在眼前，他以身躯相护，我听到皮开肉绽的声音。

说不震惊，那必然是假话。

年少时，我曾无数次幻想过英雄救美的场面，将军打倒妖怪，从此和我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这几年偶尔也幻想幻想，只不过被打倒的妖怪换成了江景寒。

我从没想过，江景寒会是那个救我的英雄。

风太大，夜太凉，时不时还有狼嚎，我心跟着慌。

我挪到江景寒身旁，探了探他的鼻息，还好，还活着。

又饿又累，我撑不住，倒在他旁边，又凑近了些。我把外衣盖在我俩身上，第一次同他离得这么近，认真地看他。

「江景寒，你不要死啊。」

他没有反应，没有像往常那样嘲笑我。

我眼里酸胀得厉害，他问我心里当真从未有过他时，我竟然答不上来。

我不知道从前自己想法如何，但我知道，从我动了杀心，他却还想着让我逃走的那一刻起，我的心，就再也放不下他。

「江景寒，求求你不要死。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我害怕。」

我把头靠在江景寒肩旁，伸手抱住他，触碰到他温热的身体，心里才安稳了点。

11

梦里，一只大狗不停拿爪子扒拉我。我不耐烦地拍开，翻个身准备继续睡，突然肋骨处一疼，被个硬东西硌醒。

睁眼一看，江景寒的脸，近在眼前。

我这才想起来，我们现在正在上演一出「贵族落难记」。

「江景寒，你醒啦！」

我连忙爬起来，揉了揉被石头硌疼的肋骨，自己都没意识到此刻的欢欣。

江景寒盯了我一会儿，我这才记起来收敛下表情，换上平时的淡定。

他指了指石头边的野草。

「把那个草嚼碎，敷在我的伤口上。」

我顺着他指的方向过去，拔出草，在身上擦了擦，丢到嘴里。

有点儿甘味，不算特难吃。

江景寒的笑声传过来，「我让你吃你就吃，不怕有毒？」

我下意识就要往外吐，混蛋江景寒，我治他病，他却要我命。

江景寒伸手捂住我的嘴，动作太大牵动伤口，他闷哼一声。

「别吐，没毒。这是车前草，可化瘀解毒。」

说完，他老老实实趴在地上，我替他敷上草药。伤口仿若一条裂谷，狰狞骇人。

「说好的要杀我，不动手吗？」

江景寒突然单手撑着身体，把我拽倒，眉宇间得意扬扬。

「放，放肆！你别拉拉扯扯。哀家只是还需要摄政王护送。等回宫了，立刻杀了你。」

「哦？」

江景寒手伸到我后脑勺，扣住，亲了我一口，吧唧一声。

「甜的。」

他放开我，舔了舔唇上沾到的药汁，露出狐狸笑。

「傅如清，你脸红什么？」

我摸摸自己的脸，烫极，恨自己不争气。

江景寒倒是显而易见的开心，若有条尾巴，能晃出花儿来。

正是相顾无言之时，我的肚子咕咕叫了几声，更添几分尴尬。

江景寒撑着身体坐起来，伸手拿衣裳穿上。

「走吧，带你去弄些吃的，总不能饿着我的太后。」

我的太后……这话算不得好听，却听得我老脸一红。

「你的伤……」

「休息一晚没事了，打仗，这点儿算轻伤。」

江景寒穿好衣裳，把我拉起来。他打量打量我，蹭了把泥抹我脸上，又把仅存的首饰全给我摘了，撕了条布袋，将我头发盘成个揪揪。

「漂亮又有钱的小女孩儿，怕贼惦记。」

这还是他第一次说我漂亮，也是进宫后唯一一次有人称我小女孩。

我忍不住开心，却很嫌弃自己，又脏又臭。

「都这么狼狈了，还说什么漂亮。」

江景寒不说话，就那么望着我。

他轻轻握住我的手，我愣了下，任他牵着我走。

走了一会儿，我反握住他，扑哧一声，嘲笑他。

「江景寒，当初是谁信誓旦旦，如今还不是英雄难过美人关？我以前可发过誓，总有一天要你哭着求我。」

「美人关啊.....」江景寒拉起我的手，亲了亲，笑意满眼，「两年前，扶你登上太后之位时就没过。至于哭着求你，你舍得吗？」

「舍得啊。」我点点头，眼神清明，「你快求我吧。台词和动作都替你想好了，跪下来，就说，求太后娘娘再爱我一回。」

江景寒狐狸眼眨了眨，凑到我耳边，轻轻说了句：「命都是你的，跪一跪自己媳妇儿，不算事儿。」

说着，当真就单膝跪地，眼神坦荡。

摄政王把持朝纲，见了皇上，也不过叠手行礼，从未跪过。

我没想到他真肯屈膝，下反应就跟着他跪下身。

江景寒大笑，牵动了伤口，疼得龇牙咧嘴。

我扶着他，责怪道：「我就开个玩笑，你还真跪啊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摄政王膝下，还不得富可敌国？你背上还有伤，也不知道小心点儿。」

「心疼啦？」江景寒语带骄傲，捧着 my 脸亲了一口，「太后，你说我俩这么跪着，像不像夫妻对拜啊？」

我轻轻推了他一把，不敢用力，怕伤着他。

「胡说八道。」

我和他，名不正言不顺，这辈子都见不得光，更不提做夫妻。

「狼狈落魄可配不上金枝玉叶的将军府小姐。」

江景寒握着我的手，拉我站起来，笑里没了刚才的浑不慊。

「如清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堂堂正正娶你。」

他说这话时，眼里无比认真。

那一瞬间，我心底都不禁生出一丝期待。

「其实，我不在意这些世俗的看法。」

「言不由衷。」

江景寒刮了下我的鼻梁，将我揽入怀里。我同他亲密过那么多次，此时一个简单的拥抱却最为温暖。江景寒常年习武，力气很大，紧紧抱住我，令我格外安心。

我俩在深山老林里走了好几天。亏得江景寒常年打仗，野外生存能力强，我也不是个娇娇女，否则不等见到活人，我俩就得先见阎王。

到了小镇，江景寒拿我的一个细金镯子去客栈住宿。

「一间上房，热水和酒菜。」

掌柜的见多识广，一经手就知道这镯子足够买下他整个店，殷勤地让小二招呼。

「客官，咱这做生意讲究个敞亮。您出这么多钱，我给您开两间上房，好酒好菜不限量供应。」

江景寒一脸冷漠。

「我只要一间。」

热情掌柜见他面色不善，立刻改口。

「天字一号房，小二带路。」

我们刚转身，就听到掌柜的嘟嘟囔囔：「世风日下啊，如今这断袖竟敢如此猖狂……」

眼瞅着江景寒要返去揍人，我一把拉住他的手。

「怎么，您老就这么怕人说闲话，是小信儿我不够俊俏吗？」

我故意让掌柜的听到，江景寒脸红一阵白一阵，扔下我的手，大步上楼。

我捏个兰花指，冲掌柜的抛了个媚眼。

「男人啊，就是这么口是心非。」

说完，我跟着江景寒上楼，留下身后此起彼伏的呕吐声。

12

江景寒冷着脸，也不理我，小气得很。

哀家还不稀得哄他。

小二备好热水，我脱了衣服钻进桶里，打算痛痛快快洗个澡。才洗一半，桶里挤进个人来，江景寒黑着他那张俊脸，拎着我肩膀。

「小信儿自己洗得舒坦，不伺候爷了？」

我拍掉他的手，笑笑，「不就开个玩笑，你也太计较啦。」

「那不行，我不能平白被你污蔑。」

江景寒笑了笑，看得我毛骨悚然。

「你可知，小信儿是怎么伺候老爷们的？」

我顿时眼中一亮，哟，想不到江景寒还挺见多识广啊。

「原来，你居然好这口。可惜我手头没作案工具，今天伺候不了。我看过画册，花样可多了，比如说.....」

「傅如清！」

想吓唬我反被调戏的江景寒恼羞成怒，一把把我捞出来，扔床上。

「你一天到晚看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」

「挺多的啊，什么《纯情太监火辣辣》《妖娆皇后俏贵妃》。江景寒，你要是说这个，我可就不困了啊。」

江景寒翻了个白眼，趴在床上，我这才看到他背后的伤又在渗血。

小二买了药来，我给江景寒净了伤口上了药，他还是那般闷闷不乐。

我下地，倒杯茶水喝。

「江景寒，你到底在别扭些什么？」

江景寒幽幽看我一眼。

「早年我就听说过，你特别喜欢去美女妃子宫里探望，你，是不是喜欢女人啊？」

我一口茶水喷出来，差点儿呛死。

「胡，胡说。谁乱造谣，哀家砍了他。」

江景寒落着上半身，背后鲜血淋漓，衬得肤色如玉。他本就长得俊美，此时披散着头发，叹口气，活脱脱一受虐美人。

看得我只想蹂躏他，一雪这些年的前耻。

美人望了我一眼，又叹口气。向来强硬的摄政王，此时看上去竟然怪可怜的。我彻底打消了虐待他的念头，反而莫名多出几丝母爱光辉。

「你到底想说什么，别磨磨唧唧，我受不了这个。是不是伤口疼啊？」

我走到他旁边躺下，摸摸他的伤口。

江景寒的眼神，那叫一个我见犹怜。

「如清，我伤口特别疼。心里一想着你喜欢过女子，就特别难受。」

「怎么会呢，我不喜欢女的，我那时候是为了跟她们套套近乎，多条朋友多条路嘛。呃.....我，我只喜欢你啊。」

头一次跟人表白，怪不好意思的。

「是吗？我不信。」江景寒满脸忧伤，「除非你证明给我看。」

「怎么证明啊？」

我一脸认真。

江景寒笑了下，翻个身躺着。

「要不你委屈下，坐上来自己动。」

「江景寒你个大色批，装半天就为了这个？」

我一把拧住江景寒腰上的肉，差点把手扭了。

我去，什么鬼，肌肉跟铁一样硬。

「你这么重的伤，还念叨着这种事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」

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这也不失为一种英雄气概。」

江景寒一本正经胡说八道。

枉我一腔母爱东逝水。

我下了床吹灭蜡烛，躺床上背对着他睡觉，懒得搭理这老色鬼。

黑暗中，江景寒的手摸过来，牵住我的手。

他贴着我后背，呼吸洒在耳畔。

他要是来硬的，我一脚给他踹下床。偏偏这家伙，什么时候学会撩人了？

唉，要命。

我转过身，摸黑亲了他一口，怼鼻梁上了，硌得挺疼。

「等，等你伤好了……」

我吞吞吐吐，有些说不出口。

狭路相逢流氓胜，我最近战斗力不行。

「等我伤好了，就怎样？」

江景寒轻笑一声，用鼻尖蹭了蹭我的脸。

见我不说话，他没有再问，只是轻轻搂住我，温柔又缱绻。

我们走了数天，回到了都城邑京，皇城脚下。

我望着高高的城墙，这一刻，我没有了身为太后的欣喜，只觉得束缚。

在宫外，我是傅如清，他是江景寒。回宫后，我们一个是太后，一个是摄政王。

江景寒从衣裳里扯出一块黑金令牌交给我。

「为何给我这个？」



我认识这枚黑金令牌，这块小小的牌子可是信物，能调动江景寒属下军队。

「近些年南方蛮夷屡屡进犯，本来我月初就要随军出发。之所以滞留到现在，不过，是想多看看你罢了。」

屋檐遮挡住江景寒的身躯，他沉浸在黑暗中，身后阳光灿烂。

「其实，这几天我想过直接将你带走。但南方目前局势未稳，你生于北方，去了怕是会水土不服。况且你的身份太特殊，我暂时还不能这么做。」

「什么叫暂时？宫里吃得好睡得好，我才不跟你走。」

我口是心非，江景寒也听得出，只温煦地笑着。

他向来行事在于个「狂」字，无论是作战还是政事，这几日，他笑的次数比从前几年加起来还多。

「可是你还有伤，至少要回宫看看御医，等伤势好些再走啊。」

「我的小太后，还是太年轻了啊。」

江景寒揽我入怀，轻轻啄了下我头顶，我听到他的叹息。

「正因为受了伤，才有可乘之机。只有回到我的地盘才安全。记住，提防皇上，他绝非你认为的那般简单。」

「江明承？他这些年一直很听话，」我并不认为江明承有何需要提防，但我挺心虚，「虽然我跟他说过我们得韬光养晦来着，不过你既然没有对付我的心，我自然不会再同你斗来斗去。」

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」

江景寒冷笑一声。

「江明承那股妖风怕是不肯歇。」

我并不认同江景寒的话，他却让我好好回忆下那日遇刺之事。

场面很混乱，但不难看出刺客有两拨。

到底是冲皇帝去，是冲江景寒去，还是冲我？

江景寒说他确定，追杀时，刺客分明对我手下留情了。只是我注意力全在逃命上，无暇顾及那些小动作。

「江明承目前只想对付我，你是安全的。所以我才敢暂时放你回去。」

我心里隐隐不安，刚进城江景寒就联系了属下，密探称江明承以太后遇刺，担心府里不安全为由，立刻将我娘和几房女眷接进了宫里，我父兄甚至来不及反应。

「若不是怕你恨我，我一点都不想告诉你那些。」

江景寒喟叹一声。

「真想就这么带你走。藏起来，只给我一个人看。」

他知道我最在乎的就是家人。

「我看着你进宫再走。如清生若盛世牡丹，金玉珠翠才能衬此国色天香。」

他抬手拂了拂我脸上的污渍，亲手将摘掉的首饰一件一件给我戴回来。

「放心，有人来接我，我很安全。」

我狠狠心，往宫门走。

即使再未回头，我也感觉得到身后的目光。

13

「母后平安归来，不枉儿臣这半月焚香斋戒，求佛庇佑。」

我还未走到寝宫，江明承闻讯，匆匆赶来迎驾。

他一如从前，笑容明朗，说着自己这些天的担忧。我却无心听他说话，心里全记挂着我娘和一群女眷。

「母后怎么看起来心不在焉？」

「没有啊，我只是惊着了，好不容易回宫，心神不定。」

江明承扶我进寝宫，宫里已经备好了安神茶。他递给我，我不想喝，搁到一旁。

江明承说他脱险后，立即调来侍卫搜山救驾，但来人需要时间，耽误那么一会儿后，竟是全然找不到人。

江景寒醒后一直哪儿偏僻带我往哪儿走，他找得到人才怪。

「母后，你从回来到现在，都没问我一句是否受了伤。」

我脑子里有事，江明承看得出来，突然说了这么一句。

想来，他才十六，还是个孩子。

我十六岁时，一人在宫里，白天装作老成，晚上却还得王嬷嬷哄着睡。

「皇上，是哀家不好。哀家……」

「母后不必多说，是儿臣不对。遇刺时多亏母后护着儿臣，儿臣才完好无损。是我贪心，我不该抱怨。」

江明承又安抚我几句，嘱咐我好生休息。

临走时，他问了我一句话。

「母后，摄政王没护送你回宫吗？」

「江景寒？呃，他没回来，他走了。」

「是吗.....」

江明承背对着我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但这份语气，陌生而又熟悉，不属于一个少年。

而像，死去的皇帝，阴晴难料。

待江明承走后，王嬷嬷和春兰再也绷不住，抱着我大哭一场。她们担惊受怕半个月，怕我再也回不来。

我安慰几句，问她们我娘是否在宫里。

王嬷嬷和春兰都说不知道此事，还问我为何会这么问。

我只说随口问问，打发她们去给我做些爱吃的糕点。热水已经备好，我脱了一身脏臭衣裳，进水里泡着，脑子里乱得很。

说实话，我有些不知道该信谁。

江明承若真想以傅家女眷挟制镇北军，王嬷嬷和春兰不知情，倒也说得过去。

但会不会是江景寒在骗我？

他向来不待见江明承，可若是挑拨，也没什么必要。我和江明承过我们的日子，他继续当摄政王，和和气气，挺舒服啊。

我内心真不羡慕什么帝王业，劳心劳力，光是批折子就能累个半死。我之所以想当太后，只是为了夺个位置，保我傅家平安。至于权力，我并无觊觎之心。

我乏得厉害，不知不觉在浴盆中睡着了。

再次醒来时，在幽暗烛火中，我看见了江明承的脸。

他坐在我床边，就那么望着我。

我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惊坐起。

「皇，皇上怎么来了？」

我看看周围，一个人都没有。

窗外已经黑透。

王嬷嬷上了年纪，我平时都让春兰在小榻睡着守夜，这会儿她却不在。

我正打算喊春兰，江明承噓一声，手指抵在我唇上。

「母后，儿臣来看看你，你慌什么？」

江明承双手抵在我身侧，我想往后挪，却靠在床头，退无可退。

「摄政王来时，也不见你这般慌乱。」

这个气氛太过诡异，此刻我才发觉江明承哪怕坐着，身高也压我半截，两年里他长高不少，肩宽臂长，也就脸庞还有些少年气。今晚这灯光半明半暗，连那点儿孩子气都去得干净。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不仅是个孩子，还是个男人。

我不自在地拢拢衣襟。我向来怕热，睡衣都挺单薄，现在这距离太过亲近。

「江景寒逃回他的老窝去了，母后。」

我推了推江明承，他却纹丝不动。

什么时候，羸弱少年，力气这般大了？

江明承拽住我的手腕，力气极大，疼得我吸气。

「母后，江景寒欺辱你那么久，你就不想报仇吗？你忘了这两年你跟我说的话吗？那天他本来已受重伤，你明明有机会杀了他，为何放虎归山？」

「我.....江景寒并没有谋朝篡位之心。我同他说好了，以后我们母子会很安全，他当他的摄政王就是。皇上，你放手，你弄疼我了。」

江明承闻言，看了看我的手，这才放开。

我的手腕被他勒出几道红痕，痛得发麻。

「和他说好了？九岁那年，我初见你，你就能对一群老妖婆的下马威躲闪周旋，不落下风。第二年，你就杀鸡儆猴，对付了一个高位妃子。软硬两手抓，我可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呵，傅如清，你何时这般天真了？我看你不是说好了，你是日久生情，爱上了奸夫。」

「你住口。」我喝断江明承，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是你母后，是当朝太后，你竟敢直呼我名讳，还毁我清誉。一国之君当为天下表率，皇上，你慎言。」

江明承冷笑一声，将黑金令牌砸到我身上。衣裳单薄，我身上又没什么肉，令牌砸上肋骨，磕得生疼。

「我起初看到这个时，还抱有一丝幻想，希望是你偷来的。而今看来，你俩是奸夫淫妇，狼狈为奸才对。」

「江明承，你别忘了，我是为了谁才委身于江景寒。你现在说这种话，不觉得伤人吗？这些年，我作为太后，何时苛待过你？」

「母后？你少恶心我了。这假惺惺的母慈子孝我早受够了。傅如清，你听清楚了。两年来，我从未有一天把你视为母后。现在，你是个背叛者，你背叛了我，背叛了我们的约定。」

江明承一点点逼近，如同只发怒的野兽，我一时惊慌，抓起床边的簪子就划了一下，他的胳膊瞬间破了皮肉，血迹涓涓。

「他怎么碰你都行，我只是靠近一下，你就要杀了我……」

江明承瞥了眼伤口，喃喃低语。忽然抬头怒视着我，一拳砸到床帏架子上，砰的一声，一根木梁应声而断。

男子同女子天生力量悬殊，我此刻才发现在绝对力量面前，所谓的技巧不堪一击。

江明承收回手，拳头上亦是血迹斑斑，还沾有木渣。

他愤而离去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到，一时动弹不得，失力地靠在床头。

14

第二天，我如旧垂帘听政。

我家虽然军功卓绝，但父兄对于弄权着实欠火候，导致朝中根基并不深。朝中除去我家，主要分为两派，一派紧跟江景寒，一派护着江明承，还有几个中立老油条。

下朝时，程白杨临行前看我那一眼，眼神里无所畏惧，甚至透出几分讥讽。

江明承一如既往送我回宫，态度里丝毫没有往日的恭敬。

「母后这些年辛苦了，朕而今长大了，是时候为你分忧。」

他终于知道称「朕」，竟是在此种情境下。

我的心顿时凉了，我待江明承不说十分真心，七分总是有的。我家中姊妹兄弟众多，进宫不久，偶然遇到江明承被其他孩子暗搓搓欺负，我还护过他。

利用，我不否认，但我从未伤害过他。

江明承送我回宫后便要离去，我抓住他的袖子。

「我回宫了，我娘她们，你能放回去了吗？」

江明承笑了笑，一脸天真。

「母后啊，我好不容易将家人们接进来，好吃好喝伺候，你急什么？人质这种东西，当然是越多越好。」

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」

江明承盯着我，慢慢靠近，呼出的气拂在我脸上。我放开他，往后退几步，拉开距离。

「再过段日子，你就知道了。」

奏折再没到我手中。

除了初一十五妃嫔们来请安，我几乎被江明承软禁隔绝。

春兰替我布菜，我瞧见她锁骨上红了一小块。

「被蚊子咬了吗？」

我伸手摸了摸。

春兰啊了一声，有点儿慌乱，又点点头，将领口紧了紧。

「我床头有清凉膏，你擦擦。现在这天气蚊子是挺多的。」

春兰应了声，将菜布好，又下去给我调制漱口的水。她做事一向周到。

今晚又是十五，妃嫔们来了。队伍似乎庞大了点儿，但我无心多看。我随意应付下，让她们告退。

周慢月没走，留了下来。她如今晋了位分，德妃。

整个宫里，除了皇后，最高的就是她。

「德妃若无什么事，一并退下吧。哀家乏了。」

周慢月不动，站在原地。

「太后娘娘说累了，请您跪安。」

王嬷嬷再次送客，周慢月一手扶着腰，往我这边走了几步，盯着我的脸看。

「德妃不可放肆。」

王嬷嬷厉声呵斥。

「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呵斥本宫？」周慢月轻蔑地瞥了她一眼，「本宫不过是见太后沉鱼落雁，想多看几眼罢了。」

「太后尊贵，岂是你可直视的？」

周慢月冷笑一声，看我的眼神里，嫉妒满得似乎随时能溢出来。

我就奇了怪，我跟她是两辈人，她有什么立场嫉恨我？有这力气不如去跟其他妃嫔斗。

周慢月转身就要走。

「德妃慢着。」

我出声留人。

「以下犯上就得罚。你既然不想走，就在此跪上两个时辰，算是守夜，对本宫尽尽孝心。」

说完，两个力气大的太监立刻将周慢月按在了地上。

我再不济，也是太后，容不得别人随意践踏。

「太后好大架子！从前你背后有皇上撑腰，你狐假虎威便罢了。如今皇上厌了你，你凭什么这样待我？我肚子里可有皇上的孩子，你敢罚我，皇上知道了饶不了你。」

怀孕了？

我一巴掌扇她脸上。

怀孕了就了不起吗？怀孕了就能随便欺负人吗？

不能。

「德妃慎言。」

周慢月捂着脸，眼神怨毒又委屈。

「我慎言？太后你慎行才是。皇上宠幸我时，夜夜喊你名字，你连勾引儿子的事情都干得出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还端着架子统领后宫，我.....唔.....」

王嬷嬷扯块麻布堵了她的嘴。

我一时怒上心头，气得连连咳嗽，连带着头都发晕。

江明承.....江明承喊我的名字？

这太魔幻了。

「小姐，这小蹄子胡言乱语，依我看，直接宫规处置了，杖责。」

我挥挥手。

「她毕竟有了身孕，罚得差不多便罢了。」

江明承闻讯赶来，周慢月挣扎着乱扭，把麻布吐了出来。

「皇上，皇上救救妾身，太后要杀了我们母子啊。」

好家伙，我何时喊打喊杀了？欠下的宫斗戏份终究是要还的吗？

江明承冷着张脸，将周慢月拉起来。

「她怀有身孕，最近情绪不稳，母后请勿见怪，朕先带她告退。」

我还能说什么，抬抬手，让他们赶紧走，顺便说了身体不适，以后初一十五的请安也免了。

江明承拖着周慢月离开，我瘫在靠椅上，头疼。

上回江明承将黑金令牌收走了，我如今在宫里孤立无援，连我娘她们在哪儿都打探不到。我总不能跑到朝堂上江景寒的党羽面前猛挥胳膊，嗨，我跟你们老大好上了，快救救我和我老娘。

这都什么破事儿。

过了几天，御膳房换了菜色，我注意到今日的点心有些独特——装饰的花纹，和黑金牌上一样，但是组合过，不仔细看并看不出。我屏退众人，掰开点心，里面并没有纸条，但馅料却是南方特有的一种果酱，江景寒提过他喜欢。

连续几天各种暗示后，果然有个小太监无端冲撞了我，给我塞了张纸条。我若无其事回到寝宫，看了这封极短的信。

江景寒平安回到军中了，只是南方吃紧，他分身乏术。宫里有他的耳目，但鉴于我宫中有内鬼，才一直难同我联系。

我宫里除了洒扫粗使，全是用了很多年的人，贴身服侍的更是从将军府陪嫁而来。说起来也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这两年怕江景寒安插眼线，我还特意换过一批人。

当看到内鬼的名字时，我只觉得心寒。

春兰。

是春兰亲自去傅家哄了我娘进宫，否则傅家怎么可能如此轻信他人？

不消多说，肯定也是春兰，她太熟悉我藏东西的地方，将黑金令牌翻了出来，交给江明承。

可是她有什么理由背叛我？

15

我联系上了递消息的小太监——小全子，他在宫里有江景寒的关系网，他帮我打听到了家里人都被安置在一处偏远宫殿，暂时无恙。

我放心了些，找了个机会去见我娘。

我娘说当时江明承传旨，说我遇刺受伤，想见家里人。父兄们都去了北边，家里女眷们听了这消息，加上又是春兰亲自过来接，哭哭啼啼说得跟真的一样。于是，他们没多想便进了宫。

如今内忧外患，局势不稳，北方匈奴经常进犯边境，打砸抢掠，南方蛮夷也不太平。我暂时没办法，只能给了些银钱，让娘打点下人，照顾好自己。

午膳后，我例行午休，让春兰别叫我，想多睡睡。我白天容易犯困，经常一觉睡到傍晚，夜里倒是精神。

春兰关了门出去，我等了一会儿，起身穿衣，跟出去，走到一处水上庭院。这里很偏僻，我进宫以来，还未来过。

透过纱窗，我看到纠缠在一起的两道人影，耳边尽是男欢女爱之声。

江明承和春兰？

简直恨不得自戳双目啊。

我只觉全身的血液涌上心头。

我推开门，春兰惊得大叫一声，慌慌张张满地扒拉衣裳遮掩。我这才注意到，她裹着的，居然是我的衣裳。

胃里一阵翻腾，我强压着恶心，极力镇定。

「皇上后宫环肥燕瘦不够，竟然还不肯放我一个丫鬟？」

江明承套穿上明黄深衣，不慌不忙。他朝我走过来，这一刻，我觉得我从未认识过他。那个动不动就委屈红眼的少年，就像是我一个人的梦。

他身上的麝香味道浓烈，我往后退了一步。

「罢了，皇上既然幸了她，便给个名分，留在后宫伺候。春兰，以后，你不必再跟着我。」

「小姐，我.....」

「你知道我的性子，别说了。」

春兰被我打断，不敢再说话，缩在一旁小声啜泣。

我要走，江明承却拦住我。

「你们若有兴致，大可继续。」

「太后就不奇怪，为何春兰穿着你的衣裳？」

我嫌恶地看了江明承一眼，他带笑的表情僵了下，再次笑得开怀。

「傅如清，周慢月当然恨你了。一个女人，夜夜被当成你的替身，你说，她能不恨吗？」

江明承这混账话，震惊我一整年没问题。

「你！」

我被这逆子气得七窍生烟。

「我拿你当我儿子，你居然馋我身子，你变态，你下贱。」

江明承一阵大笑。

「傅如清，两年前你被江景寒压在身下时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。如果只有最强者才能得到你，那你大可放心，你马上就是我的了。」

呕！

很想吐。

我吐了，真的吐了一地。

江明承瞬间脸黑。

「和我一起就这么让你恶心？」

我没空搭理他，胃里难受得紧。

江明承打发小太监去喊御医。自己穿上衣裳，从头到尾没看春兰一眼。

太医替我把了脉，又把了一次，再把了一次。

「别把了，再把本宫的手都要被你磨秃噜皮了。难不成本宫得了绝症？你且直说。」

老太医吞了口唾沫，颤颤巍巍。

「太，太，太后有喜……哦不，有身孕了。」

「你，你，你莫要胡说八道！」

我被太医这句话吓得结巴。

太医跪在地上，抖得像筛糠。

「老臣医术不精，求皇上允许老臣告老还乡。老臣此生绝再不入京城一步。」

「你走了，谁替太后配药？」

江明承握拳的手咔咔作响。

「此事不准声张，去，立刻熬碗堕胎药过来。」

我还没从怀孕的消息里缓过来，又被江明承的话吓到。

江景寒向来能把持自己，只是偶尔失手。我想想，两个多月前那次意外，我还哭着骂他从来不为我着想，江景寒就那么笑着任我打他，轻声细语哄着我。

江景寒人帅活好，真用心哄人时，能把鬼哄得返阳。况且，陪在我身旁的，除了他也再没别人。这些年，对他丝毫不动心，那太难了。事后我狠狠心，还是用了药，没想到孩子还是没掉。

没一会儿药就送了过来，黑黢黢，泛着苦味。

江明承拿起药就要灌，突然有人求见。

「禀告皇上，北方战事吃紧，程大人等在前殿求见议事。」

江明承眼珠转了转，放下药，改了主意。

他拽着我去了大殿，将我扔在珠帘后。

大臣们全是议论军事。这次南北两方仿佛商量好了般，同时进攻岳国。江景寒到达军营后立刻领军作战，但北方士兵到了南方水土不服，又得时不时进行不擅长的水战，导致兵力受损。

北方是我爹带的大军，作战环境相对好些，但匈奴人天生好战，兵多力强，正在进攻边关一座小城安平，我父兄此时就在安平中厮杀。

殿中突然被带上一个满脸是血的士兵，我认出他来，他叫傅忠，今年才十七，是我爹捡回去的孤儿。

我爹在外打仗见不得好好的孩子饿死，常常捡回去，在府里养大。爹娘待府里孩子很好，女孩到了年龄给嫁妆嫁人，男孩儿随他们自己去留。傅忠身子骨好，十二就跟着我爹进了军营。

傅忠喘着粗气，跪在殿中，血流下来眯了眼睛。

「皇上，北方战线吃紧，安平城门已破，傅少将军不幸阵亡。如今双方还在城中对峙，请求立刻发兵增援。」

我顿时脑子一片空白，冲出来，跑到傅忠面前。

「傅少将军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」

「小姐，傅城少将军，没了。」

傅忠见是我，哭丧着的脸彻底绷不住，大哭起来。

「我们拼死抵抗，但兵力不足，急奏派出了无数次，就是等不来增援。匈奴集结大军，破门进来后立刻屠城，见人就杀。更可恨的是永宁郡守见战事凶险，死活不肯开门放我们进去。大家只能拼死抵抗，大哥为保护老将军，被流矢穿心而亡。老将军也受了伤，现在还坚持守在前线指挥。」

怎么会？我哥正年轻力壮，去年嫂子才给他生下个胖小子。

他死了，他就这么死了。

我心如刀绞，顾不得所谓的威严，瘫坐在殿中。傅忠七天跑死三匹马才到宫里，我爹受了伤，生死难料。还有傅填等人，我家里的男丁，大多都在军中。

傅忠跪着给江明承磕头，求他立刻斩杀永宁郡守，发兵增援。

江明承半晌没出声，终于开口了，却是让人带傅忠下去，先好好休息。

傅忠被人拖走，一路还在求援。

「皇上，皇上你快下旨，不，是传军令。永宁郡守这种贪生怕死的奸佞，立刻杀了他，杀了他。」

我爬起来，拽着江明承要他派兵。

江明承的眼神冷得让我心底发凉。纵然是两年前，我毫无筹码时，向来冷清的江景寒也从未对我露出过这种神情。

「边关战事吃紧，应以大局为重。太后为家人担忧，朕能理解，就不计较你殿前失仪。永宁郡守这么做，也是迫不得已。传朕军令，即刻增兵。但援军到达前，不得开门。」

我今日才知道，什么是真真正正的寒冷刺骨，。

方才主张开门的大臣们噤若寒蝉，再无人说话。我若再看不出江明承的心思，那我就是彻头彻尾的傻子。

大臣们三三两两告退，程白杨留到最后，走到我身旁，蹲下。

「尊贵的太后，失去至亲的滋味，好受吗？」

我僵硬地转过头，看着他，听不懂他的话。

「你杀我妹妹时，我就发誓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。」

说完，程白杨阴笑一声，起身。

「站住，我并未伤害过柔妃。程大人何出此言？」

我自认不是善人，但没做过的事，我也不准许别人乱扣帽子。

江明承看了我一眼，对程白杨说：「舅舅何必旧事重提，徒增伤心罢了。如今我们目的已成，舅舅有跟她说话的时间，不如去看看母妃，她在九泉之下，终于能安息了。」

程白杨闻言，叹气离去。

那时我确有杀了柔妃的心思，但我不至于蠢到自己亲自送东西投毒，那些点心都没问题。我一直以为，是江景寒决定同我联手，杀了柔妃。

我和江景寒都未说起过这事，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，过分自信，都以为是对方的手。

如今，还有什么不明白？

空旷的大殿只剩我和江明承两人，回声阵阵。

「江明承，你可真厉害。柔妃对你那么好，你都下得去手。小小年纪，步步为营，高啊。」

江明承笑了笑，蹲在我身旁。

「傅如清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就别五十步笑百步了。」

我想到我父兄，心里就闷得厉害。我被江明承算计利用便罢了，可连累我傅家人，我无法原谅自己。

江明承伸手，拂去我的眼泪。

我别过脸，不想理他，

江明承手在空中停滞了一会儿，收回去。

「不怕告诉你，永宁郡守就是我和程白杨安排的人。永宁城中屯集了大批军队，但就是不开门，也不救你傅家人。」

难以置信，我转过脸看着他。

「终于肯看我啦？」

江明承言语里透着股高兴。天真的语气，天真得恶毒。

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」



「当然是借这个机会除掉傅家。」

「傅家忠心耿耿，到底哪里招你惹你了？」

我揪着江明承的衣襟，恨得咬牙切齿。

「功高震主就是错。而且，傅家不是忠于我，而是忠于你。你选择了江景寒，就注定了他们全部得死。母后，傅家人死光了，我就是你唯一的亲人。这样不好吗？这样，你就永远只属于我一个人。」

江明承眼里染满疯狂和病态，他手掌抚摸上我的小腹，像条冰冷粘湿的蛇。

「对了，还有这个孽种。他和江景寒都得去死。傅如清，我们一起杀了江景寒，你不是喜欢权力吗？杀了这些挡路的人，以后天下就是我的，也是你的。」

我推开江明承的手，他顿时冷了脸色。

「江景寒到底哪里好？你可以为了权势屈从于他，为什么就不能跟着我？他能给你的，我能给你更多。」

「江景寒至少还有一份真心，你呢？你狼心狗肺。」

「若非狼心狗肺，我早已尸骨无存。」

江明承看出我在护着孩子，又有了主意。

「这个孩子你想要也可以，不仅他能活下来，你娘她们也能。只要，你帮我杀了江景寒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杀他，我就屠了你傅家满门。我说到，必定做到。」

接下来几天，我昼夜难安，以泪洗面。江明承特意将我爹病逝，傅填等人战死的奏折转交给我。

傅家彻底没了。

他们不是被匈奴人杀死的，是被自己人害死的。

忠心耿耿的军人，被自己拥戴的国家抛弃，被自己效忠的天子背叛。

16

傅家一倒，我权力尽失，可我甚至连伤心难过的时间都没有。我摸着日渐隆起的小腹，血脉相连之感如此奇异。

江明承没动这个孩子，想来也是觉着筹码越大越好。

小全子也不知江景寒如今的状况，我徒然忧心。

江明承不肯放过我，依然让我垂帘听政，听听他最近干的好事。我尽量打足精神，能获取最新情报总比被隔绝强。

离去的人已经长眠，活着的人却还需要我去照料。

朝堂上，温书玉冲上来，始料未及。

「昏君，你为一己之私，置天下于不顾。南方如今水患当头，战事紧急。你居然为了对付摄政王而扣下粮草……」

不等温书玉说完，殿上侍卫已上前扣住他。江明承冷着脸，眼神阴鸷。

「温大人怕是修书脑子都修坏了，连最基本的君臣之礼都忘得一干二净。」

我出来，拦住江明承。

他近来疯得厉害，褫夺了好几个异姓王的封号，朝中臣子，若敢忤逆，轻则用刑，重则夺命，惹得人心惶惶。

「皇上，温大人想来是读书读得昏了头，皇上不要同他这么个呆子一般见识。」

我示意温书玉不要再意气用事。

温书玉原是南方人，此时南方告急，他一个没见识过风浪的读书人沉不住气，可这么做无异于以卵击石。

江明承不耐烦地挥手，示意把人带下去。众臣继续启奏。

我才得知，江景寒战中受伤，不知所踪。

他本来就身受重伤，如今伤上加伤，还同军队失联，怕是凶多吉少。

下朝后，江明承心情甚佳。

「傅如清，恭喜你，不用下手去对付情郎了。看来，我的计划很顺利。」

江明承放在江景寒身边的卧底趁其不备给他下药，借蛮夷之手除去他。江景寒虽为摄政王，但战功赫赫，很得岳国百姓之心。这样的人，明面上绝不能死于宫斗。

只有死于战场，才名正言顺。

「江明承，自始至终，你有没有替岳国想过？」

我而今哭都哭不出来，无力之感贯穿全身。

「江景寒和我爹用命抗敌，你却为一己之私，只想着夺权。多少边陲百姓因你而死，你可有丝毫怜悯？为君者，且不说私德，在天下面前，得有仁慈之心。」

「蝼蚁之死，与我何干？」江明承微笑，望着我，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母后，这都是你教给儿臣的道理。朕如今运用得淋漓尽致，你该高兴才是。」

我冷笑，望向他，丝毫不惧。

「这句话我说过，不假。可我也说过，万事在于权衡。江明承，这回你趁火打劫，但行事太过，终究难逃恶果。就拿削藩来说，前任皇帝都想行事，可手腕不够精细，逞一时之快，后面麻烦必定接踵而来。」

「如果换作江景寒，你还会这么说吗？」江明承打断我，「傅如清，你对我有偏见，见不得我好，不肯承认我就是比江景寒

强。他权倾天下又如何，那只属于曾经。我再不是你们手里的傀儡，这个天下，也只属于我。」

「江景寒死了，这个筹码便可作废。傅如清，我再给你个选择。」

江明承伸手抚摸我的肚子，我瑟缩后退。

「这个小祸害和温书玉，一个生一个死，由你决定。」

江明承太了解我，明知故问。

温书玉若是死了，我姐姐和无辜的孩子，还如何活下去？说到底，今日之局面，全怪我当年眼拙，选了江明承，自作孽不可活。

「放了温书玉。而今我傅家于你再无威胁，也放了我家人。你口口声声说要得到我，之后，那便如你的意。」

江明承笑容灿烂，上前抱住我。

「傅如清，我不傻，江景寒死了，再放了你的家人，你来去无牵挂，这可不行。只要你陪着我，我保证不动他们。如清，宫里太寂寞了，柔妃冷冰冰的，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她。只有你，灿烂如烟火。我早就想这么抱着你了。」

我僵直着身体任由江明承抱着，他的语气又如从前般天真，字字句句却带着血。

呵，烟火，的确像。像燃尽后撒落的尘土，像一抔死灰。

药，是春兰亲自送来的。

不，现在，该称她一声兰嫔。

「他何必让你来。」

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」春兰将药端给我，「小姐，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想，同样是人，为何你是主，我是仆。」

「我从未拿你当奴婢看待，傅家也向来宽厚。」

「正因如此，我才更不甘心。尝过甜头的人，怎么可能还本分为奴？小姐，皇上宠幸我那晚，我就在想，他是世间最尊贵的男人，可我为什么要穿着你的衣裳，连这种时候都无法摆脱你的光辉？那一刻，我彻底恨上了你。我想周慢月也是如此。没有人，甘心成为别人的影子。」

说完，春兰命两个婆子抓住我，亲手将药全灌了进来。

我月份大了，药又猛又烈，不一会儿腹痛好似针扎刀砍，血流如注。我躺在床上痛了整夜，胎儿下来后，竟已微微成形。

王嬷嬷哭着捂住我眼睛，命人收拾干净。

我却连哭都哭不出来。

若江景寒当真遇难，我连他唯一的血脉，都没保住。

我什么都没有了，父亲，哥哥，弟弟，孩子。

我没得选，是我看错人才招致傅家今日之劫。至少我得对得起我娘和傅家女眷们。

错了，就得赎罪。

江明承天天来看我，给我带好吃好玩的，那神情，若一切都没发生过，倒真像个情真意切的少年郎。

这之后，我的身子极为虚弱。原来能跑能跳，现在大热天都是手脚冰凉，稍微走几步便头晕眼花，眼前发黑。

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，可我得理智。以我目前的状况，根本杀不了他。轻举妄动只会激怒他，然后他又发疯，杀了我仅存的亲人们泄愤。

我病恹恹靠在床上，不想看到他。

「都调理了半个月，怎也不见好转？太医院净是些废物。」

江明承凑过来，亲了下我的额头，闹得我心里直犯恶心。堕胎最是伤身，他下令打掉孩子，现在跑来装什么好人。

「不关太医的事。皇上，我天天做噩梦，再怎么用药，也是无济于事的。」

「噩梦？」

「对啊，梦见我的小甜果一身血，问我怎么不去救他。还有我爹和我的哥哥们，缺胳膊断腿。还有我那血肉模糊的孩子，夜夜都找来问我呢。」

江明承听了直笑，直接无视死去的傅家人。

「孽种没了就罢了，不值得你伤心。」江明承摸摸我的肚子，
「等你身子养好些，我们会有孩子的。」

我冷笑，忍住胃中翻腾。

「我想去慈恩寺。」

江明承看着我，没说话。

「傅家你杀光了，孩子也让你堕掉了。我只是想去寺庙给他们
送往生，这也不行？你是不是一定要逼死我才肯罢手？」

「不是，我没有。」

江明承抱住我，脑袋埋在我颈间，语气里带上慌乱。

「你想去就去，但是我要同你一起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任由他抱着，心里由恶心变为毫无波澜。

一个即将死去的人，没有什么放不下。

第二天，江明承亲自抱我上马车，前往慈恩寺。

到了慈恩寺，我跪在佛祖面前。江明承站着，样子都懒得做，
他说，他从不信神佛。

这些东西，用以愚弄百姓罢了。我们这些人干的事，没一件不让神佛下天谴。

我也不信，但这并不妨碍我许愿一道天雷劈死江明承。

说来也巧，夏天雨来得又急又猛，我们一时也回不去，只好宿在寺中，明日再回宫。

夜雨淅淅沥沥，给屋子里蒙上了一层潮气。

江明承推开我的房门，身后雷声阵阵，闪电刺目。

配着一道惊雷，门被猛然关上。

「傅如清，你手段不错啊。这么短短一天工夫，就能把人放走。」

江明承愤怒的声音并未让我感到丝毫害怕，相反，我的心彻底安定了下来。

黑金令牌虽被江明承抢去，但我记得花纹，江景寒还告诉了我暗号。而且，我还知道一个连江明承都不清楚的东西——暗道。

暗道是老皇帝年轻时修建的。

老皇帝当年弑父夺位便是靠这条暗道暗度陈仓。暗道修好后，老皇帝派人灭口，修建之人是我爹的同乡，我爹暗中救了他一命，那人便将地图送给我爹作为回报，从此销声匿迹。

修养的这几天，我准备好信件和地图，暗中联络小全子，将我娘她们送出宫去了。江明承的心，我猜不准，更不敢指望，不敢拿家人性命当赌注。

我什么都不怕了。

江明承掐住我脖子。

「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为什么不听话乖乖待在我身边？」

多可笑啊，他还有脸问为什么。

「如果说背叛，那背叛的人也是你，不是我。江明承，你听清楚了，从你害死我家人那天起，我无时无刻不想杀了你，但我自认没这个能耐。我心愿已了，愿赌服输。」

江明承手上发力，我顿时呼吸困难。窒息不是一瞬间，而是缓慢而痛苦的过程。

「噤！」

一声巨响。

房门被劈开。

一道高大的身影执剑立于门前，雨水从他身上淌下，在地面汇成一个又一个血水窝。

伴着闪电，我才看清那人的脸。

江景寒。

他没有死，他回来了。

看到他的这一刻，所有委屈顿时涌上心头。我一时不知该是狂喜还是悲伤。

江明承敏捷地将我推到身前，掩身于后，用袖箭抵着我的脖子。

「江景寒，你居然没死。不，这不可能。」

「没什么不可能，将计就计而已。你既然派人给我下毒，我就乘此机会走水路北上。江明承，放开她，我留你一条活路。」

「活路？江景寒，你我之间还说什么活路，笑话。」

江明承笑声癫狂，配着这凄风苦雨，越发鬼魅。

「听着，你自尽，我就让她活。你活，她就死。二选一的游戏，我最喜欢。」

袖箭扎进皮肤，很疼。

江景寒握剑的手紧了紧，外面厮杀声越来越响亮，显然江景寒是一路杀进来的。也不知，他身上有多少新伤旧伤。

「景寒。」

我唤他的名字，对他笑了笑。我这么叫他，印象中还是第一次。

我和江景寒之间那两年，剑拔弩张。那时候，甜言蜜语，耳旁之风，他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

早慧的人，注定难以幸福。十四岁进宫，更让我太早看遍阴暗。

我爱他。

可我却无法再相信任何人。

罢了，何必为难？何必给自己失望的机会？

就此死去，至少，余生他会念着我的好。

「答应我，一定要帮我照顾好我娘。」

毫不犹豫，我死死抓住江明承的手。袖箭划过脖颈，温热的液体一汨接一汨冒出。

天旋地转中，我望着江景寒朝我奔来，他喊着我的名字，挥剑劈开江明承。

我躺在江景寒怀里，身体很冷，却感觉不到痛了。反而，生平第一次觉得无比轻松。

人死前，是不是会回忆起人生中最快乐的事呢？

我仿佛又回到了出嫁那天，江景寒红衣打马来。

年少的心动，原来，一眼就足够。

江景寒是我内心深处，不肯承认的，旖旎的梦。

17

离江明承死去那晚，已一月有余。

宫中余党全部清理干净，如今皇位上坐着的是江景寒。而傅如清，已经死在慈恩寺。现在的我，只是一个江景寒从南方带回来的渔家女。

江明承留下一堆烂摊子，江景寒攘外安内，忙得夜以继日。

那时候，江明承安插了奸细在江景寒身边，江景寒回到军中，将计就计，让奸细复命，趁机潜回邑京联络各方。有我的暗道图相助，攻占皇宫便容易许多。

按照原定计划，我当晚就该回宫，没想到大雨耽搁，江明承听闻宫变立刻前来拿我。江景寒情急之下只带了一队快马精兵前来。他心急如焚，将精兵抛在身后，一个人硬生生杀进了慈恩寺。

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脖子上有道难看的疤。

「皇上，你真的不会嫌弃这个很丑吗？」

「不会，无论你是什样子，都很漂亮，我都很喜欢。还有，别叫皇上，再叫一声名字来听听。」

江景寒拿出药膏，给我的疤痕涂了涂。

我笑着躲开，才不上钩。

「不要，我可不敢留什么把柄。」

江景寒没笑，叹口气，抓住我搂着，亲了亲我的脸颊。

「你总是这样，从未信过我。」

我愣住，他什么都知道？

「其实，进京前我已留下密旨，若身死京中，便立另一稚子为帝，你依然是太后，而我的兵马，皆为你的后盾。」

我转过脸，没再嘻嘻哈哈。他眼里浓重的痛苦看得我无所适从。

「你根本不明白我的痛苦。你从来都只信你自己，宁愿用自己的死赌我的愧疚心，也不愿相信我会保住你。江明承，我从不觉得他是个善茬。但我没料到他能疯成这样。从北上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想过让你死，自始至终，我都没想过。如清，我说过你可以依靠我，你为何就是不信？」

「别皱眉了，不好看。」

我伸手抚摸江景寒眉间，从前他皱眉，我只觉着害怕，此时，只有心疼。

「你根本不知道看到你的血止都止不住时，我有多害怕……」

江景寒紧紧抱住我，手按在我颈间，就像那晚一样。

万幸，不等我们多说几句话，小全子进来禀告，将江景寒唤走。我们二人才没继续说下去。

再说下去，我担心老大不小的皇帝陛下能哭出来。

我这个人一向没用，他哭了，我也得跟着哭一场，成何体统。

江景寒在外人面前倒是架势十足，立刻变了个人，理理衣襟，丝毫没有刚才的哭包模样。

「你再多睡会儿，我处理完政务就过来陪你用膳。」

我点点头，目送江景寒离开。

憋到他走才忍不住抹了下眼角的泪滴。

我带上王嬷嬷，去往冷宫。说是冷宫，其实被层层把守，相当于监狱。江明承的妃嫔们还来不及处理，都在那边。

程家父子的脑袋到现在都挂在大殿门口。

春兰见过之后，活生生吓疯了，如今蓬头垢面，见人就说自己被皇上宠幸过，在冷宫里折腾，被众人嫌恶。周慢月缩在墙

角，肚子里的孩子早就没了，我不知因果，也无意去探究。

说到底，都是些可怜女子。

我把她们都安顿到慈恩寺，或许，那里才是最好的归宿。

两年后，邑京张灯结彩，十里红妆。

江景寒一身红衣，将我从雍王府迎到宫中。

「傅如清，我说过，总有一天我要堂堂正正娶你。」

十四岁那年，是他将我带入寂寞宫墙，我心如死灰。

十年后，还是他，再次迎娶我入宫，我满心欢喜。

「可是，我不是太后了啊。皇后，可不如太后尊贵。」

我嘴硬不肯吃亏。

「这个，的确是个问题啊。」

江景寒坐到我身旁，一脸严肃。

「朕倒是有个办法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我好奇不已，望着他。

「很简单啊，早点生个小兔崽子，我当太上皇，你不就是又是太后了嘛。」

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.....不对啊.....

「江景寒，你又耍流氓！」

番外 江景寒篇

1

第一次遇到傅如清那年，江景寒才十五岁。

那天，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揍。

江景寒挨着一个华服少年的拳脚，暗暗隐忍。

「住手！」

忽然，一声呵斥划破人群。只是这声呵斥，不大对味，奶声奶气得很。

那人回头瞥了一眼，停下手，笑了。

「我当是谁啊。傅二妞，你不在家吃奶，又跑出来干发哪门子疯？」

傅如清插着腰，气势汹汹。

「我呸。王七狗，你一天到晚欺负人，今天本女侠就来行侠仗义收拾你。」

王七狗人称王七少，邑京四霸之一，平时酷爱同其他三霸赌马，打架，调戏良家欺负人。人见人嫌，狗见狗躲。

傅如清平日里，没事就带着一堆猛男狗拿耗子，狐假虎威。

今天她竟然敢一个人出门，找死。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女人和小孩一视同仁，照打不误。

「这人偷了我的钱，不仅该打，还得送官才是。」

傅如清夸张地翻白眼。

「你说这话傻子才信，全邑京可没人敢偷王霸爷你的钱。」

人群哄笑，王七狗听她骂自己王八，更想收拾她。不过，当街可不大好搞。他四周一望，指指小巷。

「放了这叫花子可以，你有种，就跟我单挑。」

人群议论纷纷，还要不要脸，十四岁的少年郎，跟七岁小姑娘说什么单挑。

对了，是王七狗啊。

那没事了，他没脸。

「谁不去谁没种。」

傅如清迈开小短腿就跟着上套。

江景寒牵住她的一只手，摇了摇头，示意她别去。

结果，被扔了串小金镯子，上头还有只猪宝宝，憨态可掬。

傅如清以为，他在要钱。

「我觉得呢，你是没偷的，不过如果你偷了，以后可要改邪归正啊。」

说罢傅如清拍拍他的肩，义正词严教育他。

「我们做人，就要讲究个堂堂正正。」

老爹在家就是这么教育兄弟们，傅如清学得有模有样。

她走进小巷，心里怀揣着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豪情壮志。

王七狗给了家丁一个眼神，那两人立刻会意，把小巷两头堵了。

傅如清也是个平日里横行惯了的，还没意识到不对，握紧手里的小木棍就要揍王七狗。

王七狗可不讲武德，握紧拳头就冲过去，傅如清这小屁孩，他一拳能打十个，早想揍了。

拳头离脸不过寸许，王二狗面前突然闪出一人，那人紧捏住他的手腕，再下一秒，哀号震天，他腕骨骨折了。

「你没事吧？」

江景寒转回身蹲下，看着傅如清。

傅如清慌忙指他身后，他余光一瞟，家丁抓了棍子偷袭。

三下五除二把人全撂倒。

傅如清兴奋得拍手叫好，丝毫不知道后怕，跟个看戏的似的。

江景寒见小巷入口猛然窜出个大高个，以为是同伙，正要动手。

忽然听到傅如清大喊一声哥哥。

自己人？

江景寒收了势，转而一跃，飞快地离开了现场。

等傅城跑过来时，只剩下傅如清，以及瞅见他过来，被家丁拽着逃得几欲起飞的王七狗。

傅城虎着脸，拽住傅如清就吼。他去给她买马蹄糕，一会儿工夫回来就不见人，还是路人说发生了什么事他才赶过来。他这妹妹完全是个没数的，他不在也敢去招惹那些纨绔流氓。

傅如清不甘示弱，跟傅城对着吼，最终还是傅城败下阵来，哄着小姑奶奶回家。

江景寒站在屋顶上，远望着二人离开的背影，手里握着傅如清扔给他的镯子。

「爷，时间快到了。」

暗卫动如鬼魅，出现在他身后，单膝跪下。

这一趟，江景寒是秘密回京，联络各方势力，一旦被人发现，殒命只在片刻间，因此切不能因小事而节外生枝。他特意一身布衣，寻常打扮走在路上，没料到会遇上王家那小混蛋，但街市人多眼杂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

半路杀出个小姑娘，他们唤她傅如清。

京中姓傅的名门，也就傅雄一家。

「爷？」

江景寒将镯子守在衣襟内的布包里，冲暗卫点下头，离开了这里，前去会合。

他回头望了最后一眼，那一大一小早已没入在满城繁华中。

总有一天，他江景寒会回来，光明正大，衣锦而归。

2

回邑京的每一步，背后都是数不清的累累白骨和血泪挣扎。

可是，他终究是回来了。

十年艰辛，生死一线，不可为外人道也。

时年十七的江景寒，终于夺回了封地豫阳，有了进入权力战场的门票。现如今龙椅之上的人，他眼里看不上，心里全是恨。

可是啊，他还是得装出一副什么都不记得的模样。

毕竟，他离开时只有七岁。

七岁的孩子罢了，哪里记得那么多屈辱，哪里知道宫里血腥的争斗呢？

白日他祭奠了下死去的娘亲，淡漠疏离，似乎若非出于孝道，他根本不记得这个卑微的女人。

夜里，他却偷偷跑到那陵园最偏僻的角落，跪在自己娘亲的坟前，第一次红了眼眶。

「娘，儿子回来了。那些人，都说你是病逝的。」

江景寒抚摸着残损的墓碑，就像年幼时，他娘亲抚摸他那般轻柔。

病逝？很好。

江景寒手背勒了下眼眸，站起身那刻，又是顶天立地，坚不可摧。

帝王心术，在于制衡。

皇帝说，听闻傅雄将军家二女儿美丽动人，不如让她进宫来。

江景寒藏在袖中的手紧了紧，若无其事笑道：「皇兄若是想要傅家女，依臣弟看，倒不如选傅家大姑娘。听说二姑娘是京中出了名的炮仗，天天惹是生非。倒是大姑娘娴静温柔，容貌亦是备受称赞。而且，更得家中宠爱。」

「如此，那便要大姑娘吧。景寒啊，这事就交给你去做。」

皇帝本来就只是想束缚傅家人，要谁进宫都一样，娴静听话又得家里宠爱的那个，自然更好。这点心思，不需要说，江景寒都门清。

只是，让他一个封王去做迎接妾室之事，显然是辱没他等同于太监之流。

江景寒笑着应下差事，转身一瞬，笑意全无。他这些年表现得无比躬亲，皇帝倒还真敢信。

与其说是敢信，不如说，不信又能怎样？如今对于皇帝来说，他已是把高悬的利刃，不可或缺，但也难以摆脱。

夜里，他回到府中，四下寂静，唯独姬妾所居的后院灯火通明，等待着他。

他却没兴致，那些女人都是别人送给他的，或讨好，或监视，他全都笑纳。

丝毫不沾酒色，只会令人心生畏惧，从而防备。

大隐隐于市，和别人一样，就安全了。

江景寒打开床头的盒子，里面的金镯子已经不如当年光亮。

明年，她就十五了。

江景寒微微一笑，等她及笄，他就上门提亲。

回京后，其实他偷偷去看过她很多次。

她很喜欢出府，带着兄弟们到处溜达，还喜欢吃西街老字号的仙豆糕点。

起初只觉着这小娃娃能吃能打，和从前认识的女孩子不同，怪有趣的。后来，她少女初成，他这才意识到，心里的情，变了滋味。甚至因为她出手救了其他人而泛上淡淡的酸涩。

她可还记得他？

抑或是，他只是她随手助人中的任意一个？

她会喜欢他吗？傅雄会愿意将女儿嫁给他吗？

想到傅雄，江景寒就头疼。难怪傅如清跟个炮仗似的，绝对是傅雄亲生的崽。傅雄粗人一个，在朝堂上跟个大臣斗起嘴来，丝毫不留情面。这种事，江景寒遇上，向来作壁上观，全程看戏。

但涉及傅家，他不想傅雄树敌过多，难得下场和稀泥，结果被傅雄无差别攻击，骂了个狗血淋头。

他能怎样？憋了一肚子气还不敢反驳，就怕未来岳父对他成见更大。

江景寒叹口气，躺在床上。

傅如涓和修书的小子在那儿哭哭啼啼时，江景寒就混在人群中。

他望着跑进跑出连连抓狂的傅如清，又心疼又忍不住笑。

傅如清怎么就这么可爱？不管做什么都很可爱。

至于傅如涓，这件事，只能对不住她了。

他无法眼睁睁让自己心爱的女子进宫，做不到。

人都是自私的，他也不例外。

迎亲那天，他终于知道了何谓「人算不如天算」。

傅如清今日真美，如同三月里的灼灼桃花，一身红衣，同他立于红毯两端。

「为，为何会是你？」

他几乎失态，竟直接问出这句话。

傅如清先是直勾勾望着他，而后愣了下，变为一脸坦荡，微微带些傲慢和不屑。

「因为我姐定亲了，而我，比她更美。」

她走到他身旁。

「你这么看着我，是不是喜欢我啊？」

江景寒心脏猛然一跳，心底的秘密被说中。

「我就说吧，我很美，全京城的男子都喜欢我呢，连王七狗都不跟我打架了，说要娶我。」

她笑着说，听起来却并不开心。

他骑马替她开路，二人红装加身，梦，却碎了一地。

3

傅如清在宫里过得并不开心。

她从来不是个规规矩矩的深闺少女，因此初进宫时，没少被罚。

皇帝已经是这副模样，争宠倒是没什么可争的，但女人间的小把戏却并不会全然消失。

她又被罚去佛堂跪着抄经文。

江景寒躲在佛像后，偷偷看着她。

而今，她成了皇兄妃嫔，他看她一眼，甚至比过去更难。

他一个成年外男，若被人发现同妃子来往，苟且之事立刻就能被传得满城风雨。

皇后身边的嬷嬷亲自盯着，她不敢偷懒，只好老老实实跪着，抄那些蚂蚁般大小的佛经，苦不堪言。傅如清饿得肚子直叫唤，也没人送一口吃食给她。

直到后半夜，嬷嬷自己困得睡着，她才敢坐到地上，捶捶发麻到失去知觉的腿。

江景寒把弄来的糕点用纸包装好，准确地投到她身上。

「谁，谁敢暗算……」

傅如清打开一看，立刻住了口。

吃的？

总有奸妃想害本宫。

傅如清警惕地环顾四周，没人啊。

难不成是佛祖爷爷显灵了？

傅如清眼神直勾勾盯着手里的糕点，肚子响得更放肆了。她狠狠心，无比虔诚地拜拜佛祖，开吃，边吃边低声念叨，安慰自己。

「佛祖有灵，若信女今日被毒死了，下毒之人不得好死，穿肠烂肚，死后下地狱不得超生。我……咳咳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她

的。」

躲在佛像后的江景寒偏偏耳力过人，听得无奈。

可是，望着那仓鼠一般塞着口粮的姑娘，还能怪她什么呢？她为了诅咒他，可是差点把自己噎死呢。

喜欢的那个人，怎么都是可爱的。

即使被她骂，也忍不住嘴角上扬。

傅如清吃饱了，睡意上来，也不挑，倒在垫子上就呼呼大睡。

眼看那老嬷嬷要醒来，江景寒捡了个供佛的核桃，隔空打穴，让嬷嬷再睡一觉。

江景寒身世坎坷，步步为营，少年情窦初开之时，就不是什么多情郎。人家姑娘落花有意，他自是岿然不动。

为何偏偏是她呢？

大概，自己过得小心翼翼，便格外爱慕她那份骨子里的肆意张扬。

抑或，喜欢一个人并不讲什么道理，同权谋诡计，钻营取巧截然不同。

爱了，便爱了。

他坐在佛像后，整夜望着那灯下熟睡的姑娘。

他多希望，那是他的姑娘，只属于他一个人。

可是，他的姑娘当真来找他时，却出乎意料地，并不令他欣喜。

湖心小筑里，傅如清穿得清凉，笑得妖娆。

看得，令他冒火，火冒三丈的火。

看看这衣裳，省料子吗？跟个青楼头牌似的。当然了，好看是挺好看，衬得纤腰一束，肤色若雪……等等，哦不，这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吗？她就穿这样走来走去？宫里来来往往都是人，全被瞧了去。

宫女是人，太监也是人，那些个皇子王孙更是人。

成何体统？不成体统！

「啊呀，妾身摔倒了，王爷不扶一扶吗？」

哟吼，还装摔倒。

傅如清长本事了啊。她这身做派，到底跟谁学的？

「德妃娘娘在本王面前自称妾身，本王可不敢当。」

「傅如清，你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家上哪儿学的这些，嗯？」

「你以为你是冷宫怨妇？一口一句妾身寂寞，到底知不知道羞字该如何写？」

江景寒越看越火大，一字一句冷冰冰，拒她于千里之外。

行动上却十分诚实——眼睛舍不得挪不开，至于她人呢，也舍不得推开。

江景寒并无反感，自己喜欢的人万般取悦，他能克制住自己已是不易。他只是心疼，不知从何时起，原来风风火火的小炮仗，竟也学会了这些谄媚工夫。

他一个成年外男，没理由常在后宫行走，这些年，也就偶然得些机会默默观望她罢了。宫里生存从不容易，她到底经历了些什么？

他刚想问问，没想到傅如清见勾引不成，似是生气了，撂开他的手。看那模样，内心挣扎了一番，终归不想得罪他，就做作地表示伤心，走人。

得了，还是那个小炮仗，只不过学圆滑了些。

望着小炮仗的娉婷背影，江景寒失望地叹口气。

什么都没做，说句实话，遗憾得他痛心疾首。

4

光天化日……不对，夜黑风高，御花园后。

呵呵，倒是天时地利。

就差人和了。

气极的江景寒快步走过去，一把揽过傅如清的腰。

「放肆！」她说。

「放肆？这难道不是德妃你所期望的？怎么，在本王这边碰了钉子，饥不择食，连江明承这黄毛小儿都看得上？」

她到底还想勾引几个人啊？居然连江明承那小子也看得上？他现在要是不来，是不是她还得上得去找三四五六七。

「傅如清，我反悔了。」

嗯，反悔了，从一开始就该直接要了她，顾忌那么多干什么。

「你要的我会给你，我要的呢？」

他要的，从很久很久以前，就只有她。

这次，她却推开了。

江景寒再一次望着她飘走，对自己十分绝望。

跟傅如清斗，不管是拒绝还是答应，他都没赢过。

根本赢不了。

江景寒收起旖旎心思，还是老老实实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比较有前途。

时机已到，他的好哥哥，当年让他母亲病逝，现在，该轮到 he 病逝了。

江景寒没想当皇帝，扶个傀儡当靶子自己把持朝政，可比争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帝，舒服得多。

傀儡，年纪越小越好。

江明承并非江景寒心里的第一人选，男人看男人，总是比女人准的。

但傅如清这家伙动作是真快，直接把柔妃弄死了，便如她所愿吧。

她这人，毛毛躁躁的，七岁敢单挑十四岁的猛士，没有干不出的事。这点，他比谁都清楚，他也是真怕小姑娘慌不择路，自己把自己弄死。

他终于能随意出入后宫，再无人敢拦他。

终于，可以随意去见她。

傅如清平日里懒得很，不出门就不爱打扮，他突然过来，只见她躺在贵妃榻上，只穿了睡衣。

无妨，即使这样，在江景寒眼里也极美。

她倒茶给他喝，他就着她的手一饮而尽，心猿意马，将她一把拉入怀中，连茶水都未咽下，便急不可耐地低头覆上只在梦里吻过千万遍的唇。

江景寒望着她渐渐染红的脸，突然就十分不好意思。

「看来没毒。」

他掩饰道。

傅如清似乎对他十分抵触，攥着衣襟往一旁躲。

目的达到了，便不愿意了吗？

江景寒顿时心里头浇上一盆凉水，口不择言，话说出口了才觉得过分。

傅如清更狠，也是，小时候明明是她错了，傅城骂她她都不甘示弱，怎么可能现在指望她让步呢？

总归是，她被他弄哭了。

江景寒慌了，她哭了，他把她吓哭了。

打仗从不当逃兵的他手忙脚乱，披上衣服逃跑。

他在福康宫门口站了好一会儿，脑子里乱得很。他在军中长大，身边没个女人，连烧火的伙夫都只有男人，后来回京，府里那些还得处处提防。

他当真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她高兴。

江景寒想不出个所以然，只好少说点话，但控制不住地，就想跟她在一起，哪怕她回娘家，连护送这种不合身份的事他赶过

去做。

他受伤了，傅如清给他涂药。即使她心不甘情不愿，他也是快乐的。

那些春宫图.....真是恬不知耻！什么？为他准备的？

江景寒不知所措，就，又跑了。

啊，江景寒，你个废物，到底在害羞些什么？

没高兴几天，傅如清回宫，还是那副虚情假意，倒是跟江明承那假儿子越走越近，还帮他安插人。

江景寒被气得厉害，这回没放过她。

「摄政王可还满意哀家的侍奉？」

「侍奉？你管这个叫侍奉，未免太看得起自己的水平。」

「一回生二回熟。在你这处练好了，以后伺候别人我的水平肯定不会差。」

「你敢？」

「没什么不敢。哀家不做亏本的买卖。早上要的两个官职，给我。」

又吵架了，为什么总是要吵架？

他不是舍不得官职，只是程家并非简单货色，他得全盘考虑。

即使她想要天上的星星，他都愿意替她摘下来。可为什么，她从不肯好好跟他说，从不相信他，一次又一次，把他当敌人对付。

要怎样，她才愿意信他？

慈恩寺遇刺，他受伤了，一心想着保护她。回头，她却拿着把匕首，要做什么，显而易见。

「江景寒，现在天时地利人和，特别适合捅你一刀呢。你猜一猜，我会不会动手？」

她拔出匕首，在手里晃了晃。

「傅如清，杀了我，谁来保护你？」

「你已经受伤了，于我而言是个拖累。我有些功夫傍身，杀了你，再躲一躲，回到宫里从此高枕无忧。你是被刺客杀的，与我无关。」

江景寒低头一笑，突然就认命了。

「如果你真想要我的命，拿去就是。我现在也反抗不了。你说的没错，天时地利人和。」

他握住她的手，将匕首对准自己脖子，眼看就要刺进皮肤。

「两年了，你好好想想，我何时当真欺负过你？」



她不说话。

「傅如清，你心里当真就从未有过我？」

江景寒心中嘲笑自己，居然，问这种傻话。

这一生，真是，好意思。

再次醒来时，江景寒甚至不敢相信自已还活着。

原来，她心里是有他的。

短短数日，食不果腹，却是他最快乐的日子。

5

江景寒焦心似火，在门口走来走去。房里不时传出惨叫，傅如清早上羊水突然就破了，算到现在已有三个多时辰。

他们曾有过一个孩子，他知道。

那时候，她还骂他。她是太后，若是寡居怀孕，她就不要活了。他心里难过，面上却笑着，说软话哄着她，

他是有私心的，他想要个属于他们的孩子。傅如清很喜欢孩子，对那些庶出的弟弟妹妹都那么好。

如果他俩有孩子，是不是，她就能多将他视为自己人一点儿？

是不是，就可以不那么虚情假意地防备他？



后来的事，他算不到，若知道她会吃那么多苦头，他一定不会那般自私。

傅如清叫声凄厉，她从小顽皮，摔摔打打惯了，从没这么喊过疼。

江景寒心里悔恨，早知生产如此艰难，绝不让她有孕。这次哪怕是个女儿，以后也不生了，大不了从王族里挑个孩子过继在她名下。

「恭喜皇上，是个小皇子，天佑岳国！」

宫女冲出来报喜，江景寒大步过去，屋里血腥味极浓，让久经沙场的他心里直发慌。

这都是她的血。

「没事了没事了……再也不生了……怎么回事？她怎么不说话？」

江景寒紧握着她的手，念念叨叨，她却没动静，吓得他手抖。

「皇上放心，娘娘只是太累，睡过去了。」

稳婆把洗净的孩子抱过来给他。

「您看看小皇子，多可爱啊。」

江景寒瞄了一眼，心里觉着小祸害一点也不可爱，但想想是傅如清辛苦生下来的崽，还是抱了下。然后就又跑到床边，守着

她。

傅如清睡了个饱，好在她身体底子不错，出了月子便又是一条好汉。

孩子满月那天，江景寒递给她一个小盒子，里边儿是条手链，挂了只小金猪，怪可爱的。

「这个……怎么有点眼熟啊？」

傅如清拿着镯子，给孩子戴上。

「京城都喜欢这种款式啊，常见得很。」

江景寒面不改色，早已想好措辞。他永远不会告诉傅如清当年的事。

永远不会，绝对不会。

他也是要点面子的好吧。

傅如清嫌弃地扔给他。

「烂大街的东西，我儿子才不要。对不对啊，宝宝。你爹真小气，我们不理他。」

「别啊，这个很特别的。你看，给儿子取的名，我亲手刻的，江明安，希望我们的孩子一生顺遂平安。」

江景寒卖力推销，转过小金猪，只见后面刻了三个字，眼巴巴望着傅如清，生怕她又嫌弃。

见他这模样，傅如清心都快化了，哪里会嫌弃。她拽着他衣襟，亲了一口，抱着小明安窝在他怀中。

「有你在，我们母子会永远平安，顺遂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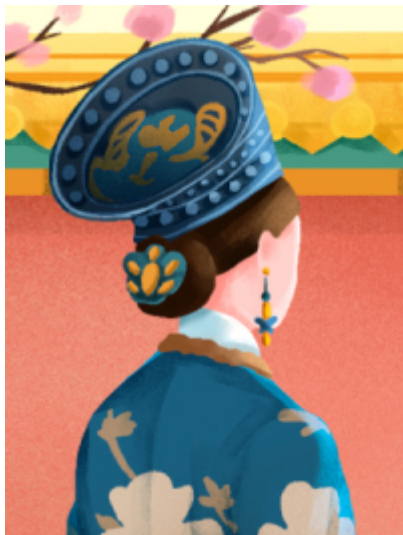
江景寒拥着他们，望着窗外。

冰雪消融，清寒散尽，春天就在不远处。

□ 夏钦钦

该盐选专栏共 50 章，98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盐选专栏

锁宫阙：宫墙深几许，幸得有情人

夏钦钦 等

共 50 节

会员专享 ¥29.00

发布于 05-20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